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一至二十四之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董芳墉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一

明 何楷 撰

周莊王之世詩九篇

揚之水閔無臣也鄭君子閔忽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也出序孔穎達云作詩之時忽實未死序以縣無忠臣竟以此死故閔之

郝敬云為此詩者鄭之君子懷忠良之志而傷忽之微弱也愚按此即前咏狡童咏蘀兮咏褰裳之人所作蘀篇中維予二人之云則愛忽者僅此一人耳惜其姓名不可考矣

揚豐氏本作踢下同之水不流束楚語韻終鮮兄弟維予與女音汝

語韻無信人之言人實迂女同上比也揚之水二句解見王風下章亦同蘇轍云揚水以束其能流雖束薪而有不能載矣譬如失衆之君雖其私暱為之盡力以求與之而衆不與終不可得也鮮通作尟說文云少也曹氏云按左傳忽突爭國而子儀子亹更立及至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亹皆已死而原繁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不得為鮮嚴粲云昭公兄弟甚衆無與之同心者故言今兄弟雖多終竟是少謂要其終必不相助雖多猶少也予詩人自謂也鄭玄以為作此詩者乃同姓臣亦未必然總以見外此別無與忽同心者則忽之孤立亦甚矣人謂鄭羣臣迂通作誑說文云欺也迂女之言蓋離間我女之言呂祖謙云無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強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亦僅有一二人實心向

之者乃暗于情偽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真韻豐終本作新

鮮兄弟維予二人真韻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叶真韻升人翻比

也曹氏云此先楚後薪以見臣之愈彊耳鄭玄云二人者我身與女忽黄佐云廷女則所欺者一人耳不信則欺人也多矣其誕妄也久矣朱子舊傳云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不能自保于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愚按厲公突以少奪長其嗣位非正然及其出奔諸侯尚有約會起兵而共謀納之者忽實伯兄當立乃自其失位以至復國訖于被弑外不聞有鄭國之援內不聞有臣民之戴意其為人必多猜忌於物無親者讀此書可想見其大概矣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朱子改為淫者相謂之辭而于兄弟二字難解則曰兄弟

婚姻之稱禮所謂不得嗣為兄弟是也今按禮文意殊不然見曾子問篇壻有父母之喪則辭于女家曰恐不得嗣為兄弟其言嗣者姑舅之子永為中表兄弟之親居喪不可嫁娶將無中表之續故曰恐不得嗣為兄弟非夫婦而有兄弟之稱也或曰兄弟猶所云宴爾新昏如兄如弟者蓋親之之辭然章首揚之水云句當作何解就如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為鄭人兄弟被讒相棄而自訴之詩于文意亦近之矣愚所以斷從序者以國風揚之水三見皆微弱之比一王風比平王不能令諸侯一唐風比晉昭不能制曲沃此詩言忽不能制權臣其事同故其比同參伍求之則詩意粲然明白無容復二三其說矣

風雨鄭人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嚴粲

云五公子之亂時事反覆士之怵于利害隨勢變遷失其常度者多矣故詩人思見君子焉

風雨淒淒叶支韻此移翻說文作湝湝雞鳴喈喈叶支韻堅夷翻既見君子云胡不夷支韻興也風雨風而兼雨淒說文云雲雨起也孔穎達云淒淒寒涼之意雞說文云知時畜也徐鍇云雞稽也能考時也喈說文云鳥鳴聲按喈字以口而右施皆徐鍇以為聲衆且和是也陸佃云秋氣慘而淒淒風雨如此則疑于不能和今曰喈喈言鳴而不失其和也興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其節度按陸機演連珠云貞乎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正用此意楊觀光云雞鳴無風雨雁飛無晦瞑物之恒也可以人而不如乎君子不知何所指或曰感當時無此等人思而不得見之辭也夷說文云平也言我若得此等人而見之則平日鬱結之思豈不於此頓平哉一說雞鳴將旦之時夜來風雨雖景象慘

黯然忽聞雞鳴聲則時將旦矣即荀卿佹詩所云聖人共手時幾將矣之意以興既見君子必將有以平其禍亂亦通

風雨瀟瀟蕭韻雞鳴膠膠叶蕭韻何喬翻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叶蕭韻憐蕭翻

興也瀟當通作嘯說文云吹聲也風雨相亂其聲如嘯也膠說文云䏔也禮注云膠之言糾也今曰膠膠者雞聲與風雨聲相為糾繚而不可分別之意莊子膠膠擾擾乎是也瘳說文云疾瘉也徐云忽愈若抽去之也朱子云言積思之病至此而愈也

風雨如晦叶紙韻呼洧翻雞鳴不已紙韻既見君子云胡不喜紙韻

興也晦本月盡之名爾雅以為冥也已止也鄭玄云雞不為如晦而止不鳴愚按天將曉則雞鳴愈速不已者接續而鳴之謂此將曉之時也劉峻辨命論引此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輔廣云喜甚于瘳瘳甚于夷云胡不喜言如之何

而不喜也蓋善劇之辭鄧元錫云世亂俗敗矣自非性生能不改度故以雞鳴起興雞司晨性也風雨淒其而喈喈和者自若也風雨瀟然而膠膠同者自若也天且旦風雨如晦若將漫漫無旦然而鳴不已自若也有常度也性之德也君子不易乎世獨行其道不惑于邪獨立其節性之德也適我願也胡不夷也胡不瘳也又胡不喜也今觀之下拜之矣馮時可云行其道不失其和似雞鳴之喈喈立其節不惑于邪如雞鳴之不已其善處衰世者乎

風雨三章章四句

朱子云序意甚美以詞氣輕佻斷作淫詩今按此詩詞氣亦未見有輕佻處且其云風雨晦冥乃淫奔之時然耶否耶子貢傳申培說以為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之詩則愚有以斷其不然左傳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

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游賦風雨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主也可以無懼矣若如傳說所云則風雨乃齊詩何以謂之鄭志耶

南山齊人刺魯桓公與文姜來齊也

魯桓公名軌一名允夫人文姜則齊僖公之女襄公親妹也僖公一作釐公襄公名諸兒春秋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將行申繻諫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不聽姜氏至齊襄公通焉公謫之夫人譖公于齊侯述公之言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齊侯怒與之飲酒于其出焉使公子彭生送之于其乘焉拉幹而殺之事見左傳及公羊傳齊襄以鳥獸之行淫于其妹魯桓既已知之而不自顧忌卒貿殺身之禍可謂大愚矣

南山崔崔灰韻亦叶支韻遵綏翻雄狐綏綏支韻亦叶灰韻他回翻魯道有蕩齊子由歸叶灰韻古回翻既曰歸同上止曷又懷叶灰韻胡猥翻止豐氏本作只

比而賦也毛傳云南山齊南山也孔穎達云詩人自歌土風山川不出其境崔說文云大高也狐邪媚之獸孔云對文則飛曰雌雄走曰牝牡散則可以相通按詩曰雄狐書曰牝雞皆互言之無所滯也綏通作綏解見次章以雄狐之尾似之故曰綏綏也鄭玄云雄狐行求匹耦于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為淫佚之行其威儀可恥惡如狐也又羅願云詩人之義寓物以顯其人雄狐者君子之象也春秋秦穆伐晉筮之吉曰獲其雄狐釋者曰夫狐蠱必其君也既而獲晉惠公陸佃云說者以雄狐為牡狐非是宜讀如狐不二雄之雄雄君之象也亦通魯道適魯之道蕩通作宕說文云洞屋也路之寬平如之故毛傳訓為平

易也水經注云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齊子文姜也王安石云謂文姜曰齊子者以為此齊之子也而淫于齊由當通作遡從也婦人謂嫁曰歸言從此道以嫁于魯也懷爾雅云思也來也釋名云回也本有去意回來就已也文姜既嫁而得所歸矣何復思戀于齊而回來為乎抑亦留情此綏綏之狐而不忍捨乎蓋專刺文姜也孔云猗嗟序稱人以莊公為齊侯之子公羊傳稱桓公云同非吾子明非如齊之後始與齊侯通但左傳為公謫張本故于如齊之下始言齊侯通耳朱子從王肅說謂懷指襄公言文姜既嫁于魯適人矣何為復思與之會而淫乎于義亦順第考文姜如齊實桓從姜氏之意非襄公召之而然故不得以懷屬襄也

葛屨五兩冠緌雙（叶冬韻疎恭翻）止（豐本作只）魯道有蕩齊子庸（冬韻）止既曰庸（同上）止曷又從（冬韻）

止豐本作只

賦也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註疏云服屨者著服各有屨也複下曰舄襌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于複今世言屨以通于襌襌者单也下者底也舄飾如繢以六色相對為文屨飾如繡以五色相次為文葛屨葛布所為遇夏用葛為之曰葛屨遇冬用皮為之曰功屨孔云屨必兩隻相配故以一兩為一物綏必屬之于冠故冠綏共為一同愚按今經文曰葛屨五兩則是明言若此屨者有五人矣繹末句從止蓋從文姜如齊者孔謂姪娣傅姆輩是也冠說文云絭也所以絭髮弁冕之總名也絭音卷卷束也白虎通作帣綏說文云系冠纓也禮記注云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綏漢輿服志云上古穴居野處衣毛冒皮後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頓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綏綏必雙方可對結冠綏雙止指魯桓公也庸朱子云常也言此平易之魯道齊子之往來亦

已常矣豈道生云按春秋文姜以桓三年歸魯至十四年其父僖公禄父卒禮諸侯之女適于諸侯父母在歲一歸寧則文姜自桓四年之後歸寧已十度矣其不見于經者春秋常事不書父母在而歸寧禮之常也從謂從文姜如齊夫文姜之來齊既不止一次今父母既沒似亦可以已矣乃魯君不加禁制而且從之偕來何為者哉蓋專刺桓公也楊中立云許穆夫人思歸唁其兄許人尤之終以義不得而止若魯桓公剛而有制使魯人無肯從者如許人焉則文姜雖欲適齊尚可得乎呂大圭云公之與夫人如齊是夫而不能夫也夫者以知帥人者也知不足以帥人而可謂之夫乎胡安國云為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錢天錫云魯桓弒兄自立有危心焉結婚于齊歸田于鄭成亂于宋樹三強以自固尤屬望者齊

耳齊襄恃強以行淫文姜挾齊以縱欲桓之不能制妻以齊之勢重也襄之敢于淫其妹以桓之中怯也呂祖謙云國君夫人父母沒則使大夫寧于兄弟禮也姑姊妹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亦禮也是二禮者人不過以為别嫌明微耳亦未知其為甚急也及魯威文姜犯是禮以如齊轉盼而罹拉幹之禍身死異國為天下笑一出于禮而禍遂至此人其可以斯須去禮耶

蓺釋文作藝麻如之何衡禮記韓詩俱作橫從韓詩作由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其畝有韻取去聲後同妻如之何必告音見下父母有韻旣曰告叶屋韻居六翻止豐本作只曷又鞫屋韻讀詩記豐本俱作鞠止豐本作只比也首章刺文姜次章刺魯桓此下二章又追原其夫婦成婚之始本不以正而反言以恨之蓺本作埶種也字从坴从丮坴者土塊也丮音戟持也手持而種之也麻解見丘中有麻篇東西

為衡南北為從毛傳云衡獵之從獵之然後得麻孔云獵是行步踐履之名謂既耕而踐躡概摩之也古者推耒耜不宜縱橫耕田故知是摩獵之也按齊民要術云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地薄者糞之耕不厭熟注謂縱横耕七遍以上則麻生無葉衡從其畝蓋古法也告稟命也娶妻者必稟命于父母父母皆熟籌以為可而後娶之所以隆重其事而不敢苟合也孟子曰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嚴粲云考之左傳惠公生桓公而薨桓公母仲子亦以隱二年薨桓公三年文姜乃歸魯是桓公娶妻之時無父母矣鞠通作窮說文云窮也謂夫婦之道窮也言苟使告于父母而娶則佳兒佳婦必皆父母所厭心者何至有苟合不正之獘而夫婦之道窮乎易歸妹之象曰君子以永終知敝窮即敝之謂也今文姜之娶桓公之所自為也無二人在上為之決擇是以無良配耳深恨之之辭通章皆反意

析 豐氏本作斨

新 豐氏本作新禮記析薪二

字作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職韻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職韻既曰得同上止豐本作只曷又極職韻止豐本作只比也析說文云破木也匪通作非斧斫刀也克能也鄭玄云析薪必待斧乃能也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註謂判半也得耦為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故以析薪為比又曹氏云析薪者斷取于彼以供我爨事既析則于本根不可復合取妻者取他姓之女以供我中饋既嫁則于父母兄弟日遠亦通班固云陽唱陰和男行女隨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繇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佚也極亦窮也言苟因媒妁作合則所娶必得佳偶何至穢德彰聞如此極乎按春秋桓三年公會齊侯于嬴左傳云成昏于齊也杜預云公不繇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是則桓之娶文姜初不繇媒而得

故詩人反言之如此家鉉云桓以簒弑得國懼方伯之有討而乞昏于齊以為此會夫婚姻之於媒灼所以別嫌明微重大婚之始今魯桓親為此會以締好于強齊匪媒而昏合不以正也越境而會會不以正也使其私人往逆逆不以正也為齊侯而親迎迎不以正也是故春秋于嬴之會謹而書之以見禍敗之所從始求追弑君之討而終殞于齊天也非人所能為也其後莊公躬納幣于齊以盛飾而尸女恣為淫行無復羞惡造端實始此父之行子之效以致敗倫亂國歷數傳而未已可不謹哉坊記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横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

南山四章章六句

序云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按篇中惟章首二句為刺襄公其後或刺文姜或刺魯桓又合刺之總以通于襄公故序使襄主惡是矣唯謂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則似為篇中曷又懷止之語所誤齊臣因此事而去國於史傳無所見也子貢傳申培說則皆以為襄公久留姜氏魯桓不能制齊人刺之今味詩意乃姜如齊時作似不在留齊時也蓋姜之通于襄非一日矣

東方之日刺齊襄公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出序 愚意此詩齊人為魯文姜來齊而作以通于其兄襄公國人醜之不敢斥言故託為規淫奔者之辭以志刺按春秋傳桓十八年年春公與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莊公嗣位元年三月夫人孫于齊二年十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二

月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夏姜氏如齊師七年春姜氏會齊侯于防冬又會齊侯于穀至八年冬齊侯為無知所弑終襄公之世與文姜會者不一而足而姜之入于齊者凡再故南山之詩刺之曰既曰歸止曷又懷止是詩所云在我室在我闥即其事也

東方之日（質韻）兮彼姝者子在我室（質韻）兮在我室（見上）兮履我即（叶質韻子悉翻）兮

興也曰東方之日東方之月者亦因時以起興日者君象日出東方萬物莫不瞻仰今君德不明不能以禮教善俗有愧于日多矣姝説文云好也彼姝者子暗指文姜一説薛君章句云彼姝者子詩人言所説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蓋以比女年方少艾比初升之日耳月至望則光輝倍常女子之年采晻映似之故又取東方之月為比亦通但以序有君臣失道之語故從前説耳室男子之室申繻謂魯

桓公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令以婦人而入男子之室違禮甚矣履者禮也以其可為人之所踐履故繫辭解履卦名為禮即就也言此女乎光天白日之下徑然造我之室若援之于禮而合則我可往就之兮不然而可漫然苟合亂男女之別哉經解曰夫禮禁亂之所自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詩人為國惡諱雖不正言而刺譏之旨已深切矣

東方之月韻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叶月韻他越翻兮在我闥見上兮履我發月韻兮興也月者臣象楊子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月既望則終魄于東月出東方明盛之時今臣不能輔君明其教化則是亦有愧于月也時襄公躬鳥獸之行未聞其臣有匡正之者故詩人微其辭以致責闥毛傳云門內也韓詩云門屏之間曰闥在我闥者言此女入在我之門內

也發遣也暮夜之時嫌疑之際揆之于禮則我惟有發遣之使去已耳今留之不去何為也哉程子云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于禽獸矣張洽云文姜元年以罪孫于齊後復宣淫論其時世與衛鶉之賁賁牆有茨諸篇皆一時之事魯衛先王之後婦行放逸同揣其惡于萬民夫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蓋不特周公康叔之盛而其世衰俗薄末政之陵夷亦相似也其後慶父亂魯齊幾取之與衛滅同時聖人以魯事詳于春秋而齊詩及魯事者不刪夫二南之風后妃不待閑而德足以化天下後世閑有家之道廢而亡國敗家之禍同一軌轍詩春秋之旨蓋相表裏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是詩之為刺襄無可疑者陸佃埤雅亦從其說乃陸德明因一本作刺衰遂云或作刺襄非也南山已下始是襄公之詩此不過惑于毛詩次第而鄭玄

強為之說以為著東方之日東方未明三篇序皆云刺而不舉號謚則舉上明下知其為哀公之詩夫既可舉上以概下何不可舉下以蒙上況此篇詩序又明有刺襄之本何知非傳寫譌襄為哀乎申培說以齊莊公好女樂君子譏之既絕無稽據子貢傳謂莊公無禮齊人刺之或以為即莊公淫于崔杼之妻棠姜之事然據左傳公往淫于崔子之室未聞棠姜入齊侯之宮也何得云在我室在我闥乎抑豈以彼姝者子指莊公乎必不然矣朱子但謂淫奔之詞嚼蠟殊甚

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出序　春秋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羊傳云公曷為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

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于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為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為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穀梁傳云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為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此詩疑即狩禚時事蓋公朝齊而因以狩也古者諸侯相朝則有賓射故所言者皆賓射之禮又按春秋無書莊公朝齊之文惟二十二年書公如齊納幣二十三年書公如齊觀社二十四年書公如齊逆女皆在二十一年文姜薨之後據此詩曰展我甥兮自是莊公初至齊而人驟見之之語當與甫田篇為同時之作先是莊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穀梁謂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禚為齊地然則莊公之狩禚其為朝齊明矣禚公穀俱作郜

猗陸德明本作欹嗟昌陽韻兮頎而孔穎達本作若長陽韻兮抑若揚陽韻兮

美目揚同上兮巧趨陸本作趍蹌陽韻兮射則臧陽韻兮

賦也猗之為吷音之近也說文云南陽謂大呼曰吷嗟說文云咨也孔穎達云是口之喑咀亦歎聲也昌說文云日光也猗嗟昌兮歎美魯莊公之儀容有光采也公羊傳云宋萬嘗與魯莊公戰獲乎莊公歸反為大夫于宋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惟魯侯耳然則魯莊之美當時蓋侈稱之矣說文無頎字當通作頴解見碩人篇長以體貌言抑揚以容止言若猶而也古文而若通用此頎而長兮舊本作頎若長兮是也嚴粲云抑而揚言進退高下不失其宜也揚說文云飛舉也時方賓主酬酢見其目之揚舉也王充論衡云人心慧而目多采趨說文云走也曲禮注云行而張足曰趨孔云趨今之吏步則趨疾行也禮有徐趨疾趨為之有巧有拙故

美其巧趨也蹌說文云動也毛傳云巧趨貌按曲禮云士蹌蹌注以為容貌舒揚也今與與趨連文故知其為巧趨貌此蓋升階降階就位復位之時其揖遜之威儀如此呂才云魯桓公六年子同生是為莊公按歷歲在乙亥月建申然則值祿空亡據法應窮賤又觸勾絞六害皆驛馬身尅驛馬三刑法無官命火也生當病法曰為人尫弱矬陋而詩言莊公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向命一物法當壽而公薨止四十五一不驗也射賓射也諸侯來朝天子入而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而與之射皆為賓射此射則諸侯相朝之賓射也詳見賓之初筵篇臧善也虛贊其善乃引起下章之辭所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及射則貫兮則其臧之實也

猗嗟名庚韻集韻作顯兮美目清庚韻兮儀既成庚韻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叶庚韻諸盈翻兮展我甥庚韻兮賦也名集韻作顯云眉目間也然說

文無顯字當通作顯說文云小見也一說名者稱譽之謂承上章末句而歎美其射之善可稱譽也亦猶美山之大者為名山人之賢者為名人也亦通清說文云朗也澂水之貌徐鍇云在地者莫明于水大故于文水青為清青者清也劉熙云清青也去濁遠穢色如青也禮射者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按凡射度地而畫以容足者謂之物長三尺橫一尺二寸今射者立其中左足已履物右足未併先南面旋視侯之中乃以右足隨之而後射此以清表目之美當是其履物視物時也儀賓射之儀既成言終事也今按儀禮大射燕射凡三釋獲而射禮告成所謂釋獲者設筭長尺有四寸以器盛之每中一矢則釋一筭獲之為言得也射本以講武主田故于其中也則大言獲其盛筭之器君大夫士及所用之地等各不同以木為之刻為獸形總名曰中有皮樹中有閭中皮樹與閭皆獸名也有虎中有兕中有鹿中塗之以髤前足跪鑿背為員孔令容八筭因射者

二人為耦人各四矢合之則八矢故令容八筭也二射之禮既同想賓射禮亦相類終日猶云畢事非真謂射竟一日也侯射布也觧見賓之初筵篇大射賓射燕射之侯各别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五采之侯者賓射侯也遠國屬謂諸侯來朝者也天子侯畫五采周禮所謂五正者注以為中朱次白次蒼次黄玄居外其侯之飾又以五采畫雲氣焉諸侯三采損玄黄所謂三正者也孤卿大夫士二采去白蒼而畫朱緑所謂二正者也皆畫之于布上此詩所言諸侯賓射之禮乃三采之侯耳鄭玄云正所以射于侯中者儀禮大射注云正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為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為俊故射取名焉鄭司農云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大射之侯用鵠賓射用侯用正燕射之侯用質正或作鴊方言齊魯間謂題肩為鴊通作征月令征鳥厲疾是也亦作怔不出正者發必中的也展

爾雅毛傳皆云誠也未詳其義毛傳云外孫曰甥曰我甥者王肅云據外祖以言也謂不指襄公之身總據齊國為言孔云外孫得稱甥者左傳以肥之得備彌甥是也或以此語為詩人之微辭春秋桓六年書子同生穀梁傳云疑故志之又按女之壻亦曰甥孟子帝館甥是也莊公于齊桓即位後已昏于齊矣使其如齊在桓時也得非即壻之稱與

猗嗟孌兮清揚婉叶翰韻烏貫翻兮舞則選薛君章句作纂云言其舞應雅樂兮射則貫翰韻兮四矢反韓詩及豐氏本俱作變兮以禦亂翰韻兮

賦也孌通作嫿說文云順也射禮告成賓主歡洽但見其情意藹然可親如此清揚總上美目揚美目清言之婉亦順也和順之意流露于瞻顧之間也選嚴云猶精也愚按舞則選兮言供事于舞者皆極一時之選也儀禮云若與四方之賓燕以樂納賓則奏肆夏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若

舞則勺周禮籥師職云祭祀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如之司干職云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之是皆足為賓饗用舞之證此章言射終之事乃釋獲者退中與筭之後樂正贊工遷樂備燕之時也樂必有舞故薛君章句及毛傳皆謂舞應樂節也此非指莊公言特以起下文射則貫兮正在是時亦能與舞節相應耳貫者貫布也禮射布侯中必貫布始釋筭鄉射禮云司射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是也若大射用皮侯則必貫革也又按保氏教五射其法一曰白矢謂矢貫侯過見其鏃白也二曰參連謂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三曰剡注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四曰襄尺謂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也五曰井儀謂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白矢貫侯皆所謂貫也莊公每射皆貫蓋技之精如此禮每射必四矢謂之乘矢以乘車必駕四馬因即謂四為乘有司初授矢于射者射者受之搢三而挾一个謂插三矢帶

右而以一矢挾于弦及射則次第發之也孔云內則云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謂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彼于初生之時以上下四方男子皆當有事故用六矢以示意射禮則象能禦亂上下無亂不復須象之故也又按周禮射人職云王樂以騶虞九節諸侯樂以貍首七節孤卿大夫樂以采蘋五節士樂以采蘩五節九節謂歌九終先五節以聽後四節以應乘矢矢必按節而發故曰節也七節者歌七終三節先以聽五節者歌五終一節先以聽尊卑樂節雖不同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鄉射禮云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間若一大射儀云樂正命太師曰奏貍首間若一皆謂五節三節之間聲長短疏數如一也騶虞本天子樂節而鄉射用之者先儒以為位相絕不嫌僭也若大射儀所載則諸侯之射禮也反者反其矢于受矢之處即楅是也鄉射記云楅長如笴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楅髤按楅以受矢其長如之三尺也博者其寬

也厚者其深也龍首刻首為龍形也中謂腹受矢處蛇猶龍也兩端為龍首中為蛇身相交蛇龍君子之類也韋皮也當中也與福通中衣衿曰福兩腹各半圜交處脊起如衣福撫矢乘之則分委兩腹以韋挽之如福衣也以赤黑漆之曰髹與中之髹同此言四矢反兮者乃禮卒射時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拾取矢授有司已皆升就席而有司乃還其矢于受矢之故處也禦通作圉說文云守之也守者有扞拒之義故又訓為止曰以禦亂兮者贊美莊公之善射如此其才足以禦四方之亂也吕祖謙云莊公引矢之精觀其以全僕姑射南宮長萬可見矣全僕姑矢名通篇于公無貶辭而譏刺歎惜之意寓焉若曰不謂斯母而生斯子也云爾或又若曰不謂是子也才而不能防閑其母也若是或又若曰不謂是子而竟忘父讐乃爾或又若曰此甥于我者也必非讐我者也是數者皆未必非詩人意中之所無然而不明言也此其所以為風也與胡胤嘉云莊雖不能

無罪而壓於其母其情猶可矜君子於人之母必有以諱之故於猗嗟之詩僅道其儀容技藝之美而微寄不足於慨歎中焉此立言者之道也又云母子之際難言之蒯聵不忍於南子卒以逆終況桓屛主也文姜之俢從來矣其從如雲其從如水操柄固在手也桓亡而以國母莊臨于上區區欲于車馬僕御間求隄防之術亦已疎矣故莊第不能閑其母何足為莊罪莊之罪莫大於忘讎也桓與夫人如齊襄公醉而擅殺于車上則莊之於襄讎也非甥也姜之於桓罪人也非夫人也不為仮也妻則不為白母莊公於姜母道已絕矣一彭生之殺齊何足以謝魯而莊公漠然不問此固可以為人子乎雖有面目無所施於天地之間而雍雍若都愈嫺於儀愈不可以人人即貫革之能復中之巧不尋諸讐讎而徒逞其僄捷亦足醜矣故曰展我甥兮非拒其不為齊侯之子也若云是甥我者矣必非讐我者也其詩人之微辭乎或曰此齊風也齊人豈欲其讐我哉夫魯無

風而刺桓與莊之詩俱見於齊且天下之惡一也莊公當讐齊雖齊亦不得而諱言之也齊人不得諱言之而莊公不問焉莊之所以為大罪也鄒忠胤云父子之道天性也使莊誠有志則于時亦不甚稚所謂嬰兒拱手誰敢侮之乃元年築王姬之館二年任其母會齊侯于禚三年任溺會齊師伐衛四年任其母享齊侯于祝丘而是冬又躬及齊人狩于禚于時莊公已十七何無心肝至此齊人道其威儀技藝之美而目之為展甥似譽似嘲若玩孺子於股掌之上甚矣莊之不競徒為讎國所狎昵而竊笑也崔銑云為莊公者宜痛父復讎而已是故居文姜而饑其養貴襄公而絕其使枕戈衽干衣衰食糲號泣于王求助于與國明大義于魯之臣庶治兵畜銳觀釁而東以身委之天下之惡一也寧無惻我之不幸者惜乎莊公既幼而愚又無石碏子犯之臣庶公子者方觀變而徐圖其利幸其小安忘此大怨悲夫

猗嗟三章章六句 子貢傳謂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申培說則謂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禚齊人刺之按春秋書公及齊人狩于禚公穀皆謂齊人者齊侯也二傳去古未遠必得其實則所云公及齊大夫狩者非矣詩為兩君行賓射之禮而作觀射侯不出征之語可見豈為狩咏耶

無田齊人刺魯莊公也 原名甫田改別小雅與猗嗟同意此曰婉兮孌兮彼亦曰猗嗟孌兮清揚婉兮非指莊公而何

無田 豐氏本作甫田句後同 甫田維莠驕驕 蕭韻亦叶豪韻起勞翻楊子法言豐本俱作喬

無思遠人勞心 勞心豐本作心焉 忉忉 豪韻亦叶蕭韻讀如凋丁聊翻 比而賦

也無通作毋甫通作誧說文云大也一曰入相助也魯桓求助于大國因婚于齊故以田甫田為比孔云上田謂墾耕下田謂土地言無田甫田猶多方云宅爾宅田爾田今人謂佃食古之遺語也莠徐鉉云粟下揚生艸也謂禾粟下擕揚而生羅願云先儒不適主何物惟韋昭解魯語云莠艸似稷無實又韋曜問答云甫田維莠今何艸答曰今之狗尾也然後此物方顯今之狗尾艸誠似稷而不結實無處不生愚按莠以比莊公猗嗟之序云齊人刺魯莊公以為齊侯之子焉公羊傳亦云夫人姜氏譖魯桓公於齊侯述公之言曰同非吾子莊公之子也同者莊公名莊雖為桓子而當時議者咸疑為非桓所生故用莠為比莠似苗而實非苗種孔子所謂惡莠恐其亂苗是也猗嗟刺展我甥兮意亦如此驕驕朱子云張皇之意嚴粲以為蔓延長茂如有驕縱之狀是也詩人戒人不可耕大田耕大田則恐有非種之族竊據于中而已不能覺也魯桓欲得齊襄公之歡心輕狗

文姜之意聽其往來遂有同非吾子之事然則何以求歡于大國為乎朝之也遠人亦指莊公也齊魯異國故曰遠人說文無忉字當作怊云悲也曰無思遠人者諱言而不欲念及之也莊公生而蒙非種之譏及己即位而有不能防閑其母之誚且與其母更遞入于齊國將安所施其面目乎詩人代為之愧而又憐之曰自今以往我勿復思及遠人一思之徒使我心煩勞而且繼之以悲也悲天壤之內乃有如此人將為天下諸侯所竊笑耳極其詫訝而終不欲明言雖以刺莊公亦以諱國惡也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屑韻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叶屑韻旦悅翻豐本作制制比也桀謂桀然挺立也宜通作傑驕驕喻其年長桀桀喻其在位重言之者形其驕桀之甚也怛說文云憯也憯者痛也悲之極而至于痛憫悼之深也

婉兮孌叶霰韻龍眷翻說文作嫡兮總豐本作緫角丱叶霰韻古縣翻兮

未幾見霰韻兮突而古本作若弁霰韻豐本作絣兮此也婉說文云順也猗嗟及此篇皆以婉孌摹莊公想見其為人之性情如此總角即柏舟所謂兩髦總聚其髦以為兩角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衿纓是也丱朱子云兩角貌嚴云言兩角如丱字之形又楊慎云周官有丱人丱全未成器也借作童丱之丱童未成人猶礦之未成器亦通按秦始皇遣徐福發童男女千人至海上求仙築城僑寓號丱兮城蓋取此未幾朱子云未多時也突說文云犬從穴中暫出也徐鍇云犬匿于穴中伺人人不意之突然而出也方言云凡卒相見謂之突弁皮弁也禮曾子問篇云諸侯相見皮弁魯莊即位時年方十三及四年狩禚之役年僅十七耳齊人驟見其服諸侯之服故曰突而弁兮然年已長大而絕無羞惡之心位列諸侯而不聞復讐之志則詩人深刺之

意亦寓於此

無田三章章四句序云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諸儒皆祖其說故楊雄云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桓寬鹽鐵論云夫治國之道繇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親附然後來遠百姓內足然後卹外今中國弊落不憂務在邊境意者地廣而不耕多種而不耨費力而無功詩云無田甫田維莠驕驕其斯之謂與蓋舊說相傳云爾朱子謂未見其為刺襄公誠是子貢傳申培說則皆謂齊景公欲求諸侯急于圖霸大夫諷之亦祖序之意而少變其說然細按之實與詩辭不貼要之非也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魯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出序　按春秋魯桓公殁

後子莊公嗣位二年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七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防又會齊侯于穀惟如齊師不顯其處祝丘與防皆魯地禚穀皆齊地禚地未詳所在穀在今兖州府東阿縣繹詩中有汶水湯湯齊子翱翔之語汶水在齊南魯北境上即今兖州府汶上縣其地與穀相近此詩疑即于會穀時作也是年一歲再會出入無時內外無忌未有若是之淫奔者而齊襄之與文姜會亦止于此越明年遂為無知所弑胡安國云此其禍淫之明驗也

載驅釋文作駈豐氏本作敺薄薄藥韻簟茀釋文作第朱鞹藥韻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叶藥韻祥龠翻　賦也載之言則蓋音近也驅驅馬駕車也薄通作轉說文云車下索也治車而重以索縛之曰轉轉也簟說文云竹席也毛傳云方文席也孔穎達云用竹為席其文必方茀解見碩

人篇爾雅作第云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第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郭璞云鞎以韋靶車軾也第以韋靶後戶也禦以簟衣軾也蔽以簟衣後戶也孔云如爾雅之文車前後之飾皆有革有簟故此說車飾云簟茀朱鞹也愚按茀者當為車前後蔽之總名故簟有茀稱陳祥道云鞎與茀皆革為之謂所謂朱鞹是也禦與蔽皆竹為之詩所謂簟第是也又云齊襄公方叔之車以簟茀衛夫人之車以翟茀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也朱朱漆也鞹是革之別名獸皮治去毛曰革徐鍇云皮去其毛染而瑩之曰鞟鞹空鞹之意也以鞹鞔車所以為固漆之以朱所以為飾也載驅二句俱指襄公言驅車治車行于道上蓋將以會文姜也魯道有蕩及齊子解見南山敝笱篇夕說文云莫也發夕謂夕時發行也文姜聞襄公所在即夕啓行不能待旦經有蕩之魯道而適齊境也孔云兄則盛飾而往妹則疾行會之曾無愧色故刺之嚴粲云車飾之美聳衆觀也道路坦夷非隱處也無

恥甚也

四驪濟濟叶齊韻子禮翻垂豐本作六轡瀰瀰齊韻陸德明本作爾爾豐本作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齊韻鄭玄云豈讀當為闓弟古文尚書以弟為圛圛明也

孔云闓開也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悌為圛之字惟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較之定以為圛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為圛于古文則為悌愚按豈弟二字甚明鄭玄改作闓圛更不可曉 賦也四驪二句以上章載驅二句例之亦當指襄公言鄭玄云此又刺襄公乘是四驪而來徒為淫亂之行四一駟也驪說文云馬深黑色毛傳云四驪言物色盛也列子云北而黄壯而驪馬至果天下之馬也爾雅亦云駃北驪壯濟之言齊謂齊色也孔云襄公將與妹淫盛其一駟之馬皆是鐵驪之色其馬濟濟然而美轡解見大叔于田篇垂轡轡之垂者瀰通作爾說文云麗爾也猶靡麗也此

贊孌之美也豈弟解見旱麓篇即樂易也本為盛德之稱此以稱齊子者以其無慙恥之色亦樂易也所謂美惡不嫌同辭又爾雅云愷悌發也郭璞謂發明而行也殊屬強解

汶水湯湯陽韻戶羊翻

行人彭彭叶陽韻通旁翻

魯道有蕩齊子翱翔陽韻

賦也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在齊南魯北閔子騫曰吾必在汶上欲北如齊也孔云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元年左傳稱公賜季友汶陽之田當齊襄公之時汶水之北尚是魯地酈道元云汶水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又許慎以為汶水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濰此淮南子所謂汶出弗其者乃青州之大汶小汶非此汶也其水入濰而淮南以為流合于濟則幾與此汶混矣湯湯水流盛而沸有如湯然也行人往來之人也彭通作旁側出之貌言其多也朱子云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恥也凌濛初

云說行人便有口似碑之意翔翔者緩飛之謂此謂徐行也

汶水滔滔豪韻行人儦儦叶豪韻博毛翻魯道有蕩齊子遊豐本作游敖豪韻嚴粲蘇轍本作遨賦也滔說文云水漫漫大貌儦說文云行貌上章以水之盛對言人之多此章以水之流對言人之行各有當也遊本作游狀其飄揚之態如旌旗之流也敖說文云出游也字从出从放出放為敖也謝枋得云曰豈弟曰翱翔曰遊敖文姜之情態歡欣快樂如此無禮義無羞恥無忌憚盡見于此詩矣詩人鋪敘之詳形容之巧刺之深疾之甚也胡肩嘉云為邪而有凝滯不暢之意焉其中必畏人也文姜車馬之馳驟意氣之揚詡其所繇者魯道也其所渡者汶水也其行人彭彭儦儦如此衆多也其所求者何事其所合者何人人而舒徐容與坦然無疑乎可謂無恥無忌甚矣詩人無一語及於淫謔而其惡著無一語及於刺貶而其惡深此詩之為微妙也愚按桓公

與姜如齊僅一次耳篇中單言齊子故知其為桓公沒後之詩胡安國云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於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崔銑云春秋志文姜之惡極矣莊公擅一國之命怗然從之古未之有也論者失其情而行于辭且欲制其僕從胡得為篤論哉夫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文姜失行國人恥之故敝笱諸刺興焉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舅以自固文姜挾宗國以愚其子懾其下彼淫邪之迷不惜其夫之弒奚有于子之廢是故狩禚圍郕伐衛歸俘待齊女之長主王姬之昏僕僕焉甘役于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

尚何僕從之制哉鄒忠胤云車中之難莊于時為年幾何濼之會桓實尸之雖有申繻之衷言不聽固非一孺子所能尼其轍桓沒之年莊僅十三可執以制母之事求多于童昏乎黃櫄容云夫人挾淫佚之性諸兒憑強大之威藉令長君嗣位少之剛斷或不能制況莊公纔生十五可過責之哉上無作福作威之明辟下無託孤寄命之重臣此莊公之不幸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焦氏易林云襄送季女至于蕩道齊子旦夕留連久處此說不知何所本朱子但以為齊人刺文姜之詩然則齊襄之罪可末減乎子貢傳以為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申培說亦云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犒師皆影附而為之說要自無據春秋書夫人姜氏如齊師不言所在且篇中亦不見有如師之語豈以行人彭彭與駟介彭彭畧相

彷彿乎

何彼襛矣美王姬下嫁齊桓公也　春秋魯莊公十有一年冬王姬歸于齊時周莊王之十四年也左傳云齊侯來逆共姬公羊穀梁傳皆云過我也林堯叟云共姬即王姬按左傳記齊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然則即此王姬也桓新有齊國任用管仲將興霸業而聯姻王室故詩人美之其後一匡九合以尊周為名共主之不替繫桓霸是賴夫子特録此詩附于召南蓋許齊桓與召公媲美寓意深矣

何彼襛冬韻韓詩作戎朱傳豐氏本俱作穠矣唐稗編作棠棣成祖諱之華麻韻曷不肅雝冬韻此章亦隔句兩韻王姬之車麻韻劉熙釋名云古者曰車聲如居所以居人

也今曰車音尺奢反云舍也韋昭云古皆音尺奢反從漢以來始有居音　賦中有此也何彼昌不皆設問之辭襛說文云衣厚貌據春秋王姬以冬歸齊則衣厚之時也故即其所見為咏唐棣之華此辭也爾雅云唐棣移本草云移樹大十數圍亦名移楊團葉弱蒂微風大搖郭璞云唐棣似白楊江東呼夫移沈括駁之云扶移即白楊也本草以白楊扶移為兩條盖不知其為一物也扶移亦謂之蒲移至今越人謂白楊為蒲移陳藏器引論語注以唐棣為移楊此誤也戴侗云按白楊多種于虛墓間似楊而白故謂之白楊夫移扶移蒲移本一物以夫扶蒲聲相通故通用之耳陸璣解唐棣則云薁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沈云其實似賏賏含桃也按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十四株薁李一株則車下李與薁李自為兩物璣既以唐棣為薁李乃云亦曰車下李本草有郁李仁亦云一名爵李一名車

下李此皆誤也嚴粲云莫李又有車下之名蓋繇二者相類故名稱相亂也論語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陸佃云凡物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錢天錫云唐棣之華一樹輒生二萼以美夫婦如云竝蔕芙蓉耳肅敬雝和也王姬者王女而姬姓杜預云王姬不稱字以王為尊也序云雝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按巾車職王后五路其一曰重翟錫面朱總重翟者用雉羽重叠飾車為蔽馬面有錫錫音陽馬面當盧也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朱繒為之配王玉路以祀者其二曰厭翟勒面繢總厭翟者鱗次翟羽使相厭為飾勒面者厖韋飾面繢畫文配王金路以賓者其三曰安車彫面鷖總安車者坐乘車彫面者畫之不厖其韋鷖青黑色以上皆有容蓋容車旁帷也蓋車上蓋也其四曰翟車貝面組總有握翟車者不重不厭握當作幄后乘以蠶北郊之車其五曰輦車組輓有翣羽蓋輦車者四輪而小織組為輓人引之行翣

以禦風塵蓋以翳日后宮中燕閒所乘此所謂五路也
鄭玄云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孔穎達云王后五路
重翟為上厭翟次之今言下王后一等故知乘厭翟也
國風碩人曰翟茀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
蓋厭翟也崔靈恩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逼
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愚按如孔崔所說
則諸侯夫人皆得乘厭翟不必王姬也而序謂車服不
繫其夫下王后一等者當是適子男之夫人言之雖配
子男亦得乘厭翟耳朱子云何彼戎戎而盛乎乃唐棣
之華也此何不肅肅而敬雝雝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也
按王姬在車中不可見但見其車䡊我驂騑和鸞有節
則肅雝象也夫南子以車聲而知蘧伯玉以伯玉之車
宜有轔轔之轍則覩玆王姬之車而亦可知其有肅雝
之度矣鄧元錫云禮言之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
和何事不行采之見前王之化者
遠也愈久而不忘是夫子之志也

何彼襛矣紙韻華豐本

作顔如桃李紙韻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紙韻賦中有比也陸佃云李韭皆酸李東方之果木子也故其字从木从子羅願云李木之多子者故从子亦南方之果也火者木之子故名二說並録之陸較僻矣鄭玄云華如桃李者興王姬與齊侯之子顔色俱盛朱子云以桃李二物興男女二人也平王名宜臼孫桓王名林曽孫莊王名佗未知共姬為何王之女齊侯之子謂桓公小白也小白父僖公名禄父兄襄公名諸兒桓即位後三年王姬始歸齊時已將霸矣桓本非嫡而為諸侯故本其所自而曰齊侯之子

其釣維豐本作伊何維絲伊緡真韻亦叶元韻呼昆翻說文作緍齊侯之子平王之孫元韻亦叶真韻須倫翻興也伊維也緡爾雅云綸也說文云釣魚繁也維絲伊緡言合絲以為綸也釣者必合絲為綸而後得魚以興娶者必有媒妁以合二姓之好而後得妻愚按此指魯言也穀

梁傳所謂為之中者是也時王姬以魯為主齊侯來魯逆之故云然上章主嫁者言故先言平王之孫尊王也此章主娶者言故先言齊侯之子從夫也其辭匹敵則其不驕亢可知矣或云族類先女王制也婚姻先男夫綱也亦通又胡安國云陽唱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則雖以王姬之貴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為匹夫妻帝二女而曰嬪于虞王姬嫁于諸侯而亦成肅雝之德自秦而後列侯之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于婦逆陰陽之位故王陽條奏世務指此為失而長樂王回以其弊至父母不敢畜其子舅姑不敢畜其婦原其意雖以尊君抑臣而使人倫悖于上風俗壞于下又豈所以為治也哉荀悅云尚主之制非古也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也以陰乘陽違天以婦凌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汪克寬云後世公主出嫁無王姬執婦道之風莫不庸奴其夫雖尚主者極有才名而勢屈于崇貴吞悲

茹氣無所逃訴故晉人有無事取官府之說至六朝其失尤甚江斆尚臨海公主讓婚表有云制勒甚于僕隸則其敵可知矣春秋書王姬之歸與詩相表裏實萬世之法也按此雖非詩正旨然却有關係故附録之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序云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比但依附詩詞為說而不能知其世毛公心疑東遷後詩不宜入二南于是訓平為正鄭康成箋謂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諸儒遞相祖述以為如契稱為玄王武王稱為寧王厲王稱為汾王之類皆不必以謚稱而更謬以齊侯為齊一之侯猶易之康侯禮之寧侯云者皆杜撰不根之甚使凡讀古人書者盡如此立說則以有為無以無為有亦何所不至乎朱子云此乃武王以後之時不可的知其何王之世然文王太姒之教久而不衰亦可見

矣子貢傳以為齊襄公詩而云周人恥之賦此然中有闕文申培說則以為齊襄公殺魯桓公莊公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傷之而作是詩豐熙謂稱王姬車從之肅雝蓋畏齊而然所以深惜之也次章以王齊並言見天子微弱諸侯強抗未章先齊後王見齊之盛而王之卑也考春秋傳魯莊公元年為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夏單伯送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姬歸于齊公羊傳云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穀梁傳云築禮也于外非禮也築之為禮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于廟則已尊于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築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為正何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蓋先是莊公之父桓公與夫人文姜如齊襄公通焉公

謫之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故襄公者雖莊公之母舅而實讐也齊强魯弱公不能讐齊又不敢逆王命而為之主其婚然則是詩之作直是魯人傷莊之詞耳申培之說近是愚所疑者襄已為齊侯五年似不應仍稱齊侯之子唯襄弟小白亦娶王姬以內難得國故詩人本其父為齊侯以稱之蓋許其繼統也獨惜共姬之賢無所考耳又鄭箴膏肓謂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審爾則又宜屬之齊詩矣似無據

雞鳴齊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出申培說子貢傳亦云

桓公好內衛姬箴之按左傳桓公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劉向列女傳

云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乃立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于世矣曹大家云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張華女史箴云衛女矯桓耳忘餘音鄭忠脣云桓公有兩衛姬長者共姬也易牙有寵于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于公公許之立武孟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内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即武孟也無何亦旋見殺於國人以共姬之怙寵養交險詖傾國如此彼不為夜半之泣斯已矣安能為此雞鳴之賦賦雞鳴者其少姬乎夫五公子爭立皆莫克終卒之有國而傳者惠公也倘亦其母德懋耶

雞既鳴庚韻矣朝既盈庚韻矣匪雞則鳴庚韻蒼蠅之聲庚韻賦

也此章及次章皆賢妃告君之辭也列女傳云禮后夫人御于君以燭進至于君所滅燭適房中脫朝服衣褻

服然後進御于君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孔云書傳說夫人御于君所之禮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王佩于房中告去則雞鳴以告當待太師告之然此夫人自聽雞鳴者彼言告御之正法有司當以時告君此說夫人相警戒不必待告方起故自聽之也朝謂會朝之臣不指殿陛盈滿也言充滿于朝門之下也雞鳴乃趨朝之時故賢妃聞雞聲而警君欲其蚤起又恐君之尚嫌其早也復申之曰君毋謂此時為早過此以往不但聞雞之鳴將有蒼蠅之聲來聒人耳矣舊說謂夫人在君所心常恐晚誤以蠅聲為雞鳴無論章法未順然雞未鳴以前當子夜之時曾有聞蠅聲者否故知非格物必無以窮理也羅願云蒼蠅蠅之潔者雅有青蠅風有蒼蠅蒼蠅比于青蠅而小其色蒼好集几案食飲上者是也段成式云蒼蠅聲雄壯青蠅聲清聒其聲皆在翼一說季本云天將曙而蒼蠅始有聲此賢妃疑其已遲之辭也亦通

東方明 叶陽

韻譜郎翻說文作昌誤 矣朝既昌 陽韻 矣匪東方則明 見上 月出之光 陽韻 賦也雞既三號東方漸白則天將曉矣禮曰大明生于東大明日也淮南子云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于曲阿是謂朝明臨于曾泉是謂早食皆東方地也故凡明必始于東方以日光所起故耳昌說文云美言也其字从曰从曰蓋以言語昭布宣揚為義此云朝既昌者以會朝人衆偶語者多聲音嘈襍故曰昌也又申之曰過此不已不但東方明而已自晝而夜為時幾何誠恐月出之光繼之矣一說季云蒼蠅已有聲矣然猶未大明故月光尚顯此賢妃幸其尚蚤之辭也亦通

蟲飛薨薨 蒸韻豐氏本作[illegible][illegible] 甘與子同夢 叶蒸韻武登翻 會且歸矣

無庶予 陸德明云定本作與 子憎 蒸韻　賦也始而雞鳴繼而東方明又未幾則天將旦而百蟲

作矣禮臣朝君辨色而入君日出而視朝時已經賢妃兩警之後而君亦不遑寧寢矣此章乃君將出朝而别妃之辭也孔云大戴禮羽蟲三百六十鳳凰為之長則鳥亦稱蟲此蟲飛薨薨未必惟小蟲也薨通作轟羣車聲也衆鳥之飛聲亦如之甘猶樂也子指妃舊說此章亦妃告君之辭古未有妃稱君為子者今正之同夢即同寢也會會朝也君未視朝臣固不得遽入此所謂會亦會于朝門外耳歸謂歸治其家事庶衆也謂此會朝之衆臣也予予對言我與汝也加予於子之上益信其為君言也憎說文云惡也惡其留色也言當此羣蟲薨飛之時倘與子卧而同夢我豈不甘之然聞汝朝盈朝昌之言信乎羣臣之會于朝者已久亦欲退而歸治其家事矣我其亟起視朝庶無使諸臣以我與汝為憎惡也此一君者因妃言而能終于自克若此亦可謂之賢君矣孔叢子載孔子曰吾于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無庶子子憎不忘其敬之謂也范祖禹云聖人順

天地陰陽之理觀萬物之情明而動晦而休故以雞鳴為夙興之節至于蟲飛薨薨則不獨以怠于政事亦非尚寐之時也君子之修身不以有事而蚤無事則晏其興居皆順天地之理所以為常也劉公瑾云夫為妻綱古之人身修而家齊者上也思齊所謂刑于寡妻是也夫道不足幸有賢妃助之成德者次也此詩所述是也彼有相與昏淫耽樂卒以覆亡如瞻卬所刺幽王褒姒者無足道矣

雞鳴三章章四句

序云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朱子謂序得之但哀公未有所考韓詩以為說人也其義未詳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一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二

明　何楷　撰

周僖王之世詩二篇

大車美息嬀以醜楚子也　劉向列女傳云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于宫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醮生離于地上豈如死歸于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有如不信死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

君子謂夫人說于行善故序之于詩按左傳莊十年蔡哀侯獻舞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四年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而呂氏春秋則云楚王欲取息與蔡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娣也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于蔡又取蔡二說微不同然皆與列女傳相出入息嬀非完節者特以其生二子而從不與楚子交言又能隱忍以復夫仇可謂奇矣其踐同穴之言同曰俱死想亦在蔡仇既報

之後亂之生也則自蔡侯之侮息嬀始之故聖人録其詩以為色誠息在今汝寧府息縣姬姓侯爵初鄭息有違言息侯伐鄭事在隱十一年君子以息不親親卜其將亡故知其為姬姓也其詩無所附或因其為周同姓之國是以姑繫之王風與

大車檻檻叶感韻讀如檻戶感翻毳衣如菼感韻說文作緂徐鍇云今人所染麥綠也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感韻

賦也大車牛車也以下文檻檻證之則此乃因車也檻說文云櫳也徐鍇云古謂檻車按管仲檻車至齊即此檻也息為楚所滅君與夫人皆被虜用檻車載之以歸故重言檻檻耳毳衣楚子之服按周禮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詳見采菽篇細毛曰毳以其衣無龍山華蟲大而首宗彝宗彝虎蜼蜼獸名似獼猴

而大于虎皆毛蟲也故取毳為冕名凡冕服皆玄衣纁裳此本鄭玄之說楚為子爵衣正首毳菼萑之初生者爾謂息君也子指楚子楚僭稱王而嬀乃以子呼之蓋諱言之也我豈不思復與爾為夫婦哉身既被囚畏彼而不敢耳

大車哼哼元韻廣韻作噋噋毳衣如璊元韻說文作𣯽豈不爾思畏子不奔元韻賦也哼說文云口氣也疊言哼哼者口氣重遲之貌故以象車行重遲之狀

璊說文云玉赬色也赬通爾雅云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郭璞以為淺赤也沈括云稷之璊色者謂之縻糜色在朱黃之間似乎赭極光瑩掬之粲澤熠熠如赤珠此自是一色似赭非赭蓋所謂璊色名也而從玉以其赭而澤故以喻之也猶鷊以色名而從鳥以鳥色喻之也如璊指裳也陳祥道云菼之初生其色玄則如菼言其衣璊之為玉其色赤則如璊言其裳按此與鄭氏玄衣纁裳之說合纁者赤黃色裳色象坤以土無正位

必附于火故也古者衣不殊裳故如裧如璊皆言衣以冠之奔謂奔往相就

穀則異室質韻死則同穴叶質韻戸橘翻謂予列女傳作有如不信有列女傳作死如皦列女傳作皎曰質韻

賦也穀毛傳云生也郝敬云老子曰谷神不死穀與谷同上二章皆紀初遇虜時事至此則媯已為楚王納之宮中矣故有穀則異室之語穴鄭云謂塚壙中也孔云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然則周法始合葬也白虎通云合葬者所以固夫婦之道也漢書哀帝太后崩上曰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附葬之禮興焉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呂氏云古之所謂合葬者同其兆而已非同坎而葬也蓋死有先後前喪已葬復啓之以納後喪仁人有所不忍有禮者有所不取也此云同穴者亦同兆也皦說文云玉石之白也毛鄭以皦曰為白日象其色也言生既不得同室而居矣庶幾死而得同穴以葬

予蓋至是嫣亦視死如歸矣呼皦日以為正若謂所不即就死者有如日于是嫣果死也嫣其毀節以伸志者耶一說程大昌云言我志明白如日皦然也亦通韓憑妻何氏詩云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其義正同劉向賛云楚虜息君納其適妃夫人持固彌久不衰作詩同穴思故忘新遂死不顧列于貞賢

大車三章章四句

序云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其說既曰難通朱子則謂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革面而不革心聖人何取焉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為周人從軍行役而訊其室家之詩豐氏解謂大車乃任載之車毳衣乃行役者之服而畏子不敢則指其主者而言也鄒忠胤亦謂古者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小者曰輕車即兵車所以戰者大者曰重車即役車所以載輜

重者又引李彭山說謂毳冕五章之畫衣以絲為之而如菼如璊之毳衣以毛布為之菼騅也亂也璊𧀹也即大雅之維糜也詩人意謂衩久衣敝其蒙茸綻裂有如此耳于文義固亦近之惟未章約誓之辭終非男子之語彼其嘵嘵自明無他亦何為哉

無衣七兮秦風亦有無衣故加七兮二字為别晉人刺曲沃武公也武公伐翼弑晉侯緡盡以其寶器賂王請命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於是武公盡有晉地更號曰晉自武公伐翼下俱出史記弑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之為晉侯國人作此詩以刺之申培說同惟曲沃偁作唐公孫偁偁者武公名也史記又作稱三君謂哀侯

小子侯及侯緡也傳王一作釐王按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緡于晉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武公雖已封侯而僅立一軍者不正其篡晉得之故地雖大而禮從小國也至閔二年武公子獻公始作二軍呂祖謙云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于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尚能命虢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至于此乎四失也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弒晉小子侯王雖不能即討明年猶能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又明年猶能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之為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于諸侯降于大

夫竊于陪臣其所繇來者漸矣

豈曰無衣七（賀韻）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賀韻）兮

賦也衣言七者謂七章之衣周禮典命職云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旂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大行職云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十步此皆所謂七命之數也專言衣者古禮王命諸侯必皆以衣賜之春秋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羊傳云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是命諸侯必賜衣之証也豈曰無衣七兮言我國非不能自製此衣但苟無所受則此衣亦不足重耳子指武公也武公既受王命而得諸侯之服故曰子之衣以其初受王命甫欲即位非舊為諸侯者故仍以子稱之安以命有所受不可動搖言沃自桓叔乘潘父之難入晉為晉人敗歸莊伯弒孝侯又為晉人所

攻又乘鄂侯之卒伐晉晉人立哀侯以拒之屢得屢失亦知不受王命之不安矣吉字與凶相反書曰惠迪吉順理之謂也此所謂吉不過謂此衣既受之於天子則可以杜絕衆忿壓服人心而無終朝三褫之患問罪纂弑之凶耳武公之所以賂王請命者意正在此詩人辭若揚之而實誅其心言子則若將以此衣為安且吉乎吕云唐裔琳為朱泚吏部尚書選人白前所注某官不便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便乎朱泚雖有吏部選而不可謂之便晉國雖有冕服苟無天子之命亦不可謂之安且吉安且燠也嚴粲云五代劉仁恭謂梁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與豈曰無衣之言一也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最後僖王命武公為諸侯晉人力不能討無如之何特迫于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耳且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動於惡篡弑大惡也王法之所不容誅也彼其請命于天子豈真知有王哉特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終不能定晉正與唐藩鎮戕其主帥

而代之以坐邀旌節者無以異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鍾惺云末世天子反為亂人之資此曹操所以終身不廢漢獻也

豈曰無衣六屋韻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叶屋韻乙六翻陸德明本作與兮

賦也降七言六者天子之卿典命職云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說者以為在王朝全乎臣故命數儀等從陰以近王而屈出就封全乎君加一等命數儀等從陽以遠王而伸晉侯爵出得七命則入為王卿正當得六命也簡晉之先君見經傳者如燮父事康王文侯輔平王亦皆入為王卿也但八命六命其繪繡之物無考蓋禮文軼耳燠說文云熱在中也與席不暇煖煖字同服久則煖命出天子無更易之患故可以久王應麟云自僖王命曲沃為晉侯而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

命出爾反爾也

無衣七兮二章章三句

序以為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朱子駁云武公弑君簒國大逆不道乃王法之所必誅而不赦者雖曰尚知王命之重而能請之以自安是亦禦人于白晝大都之中而自知其罪之甚重則分薄贓餌貪吏以求私有其重寶而免于刑戮是乃為賊之尤耳以是為美吾恐其奬姦誨盜而非所以為教也小序之陋固多然其顛倒順逆亂倫悖理未有如此之甚者愚按朱子之論正矣至序中所云請命乎天子之使一語亦無稽據生為詩中子之一字誤耳顧不知子即指武公也此詩寓刺于美其言衣之安吉緜請命而得之然篇中不敘及請命之事朱傳改為作詩者代武公自述而以子為天子

之稱則又
不倫甚矣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二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三之上

明 何楷 撰

周惠王之世詩十六篇

君子陽陽刺王子頹也

按左莊二十一年初王姚嬖於莊王生子頹子頹有寵蔿國為之師惠王立取蔿國之圃為囿又取邊伯之宮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之秩故五大夫及石速作亂因蘇氏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王入王城立子頹王處于櫟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虢公曰寡人聞之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子頹歌舞不倦

樂禍也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公曰寡人之願也春晉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奉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頽及五大夫周語亦云惠王三年邊伯石遬蔿國出王而立王子頽王處于鄭子頽飲三大夫酒子國為客樂及徧儛鄭厲公見虢叔曰吾聞之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而況敢樂禍乎今吾聞子頽歌舞不思憂夫出王而代其位禍孰大焉臨禍忘憂是謂樂禍禍必及之盍納王乎虢叔許諾鄭伯將王自圉門入虢叔自北門入殺子頽及三大夫乃入二書所載相合此詩所咏即子頽樂舞之事也

君子陽陽韻左執簧陽韻右招我由房陽韻其樂只且子餘翻此

此句無韻 賦也君子指子頽也孔穎達云史記稱晏子御擁大蓋策四馬意氣陽陽甚自得則陽陽是得志

之貌董鼎云莊子曰以陽為充孔揚則陽陽者氣充于內容貌不枯也賁孔云笙管之中金薄鍱也劉熙云簧橫也於管頭橫施于中也以竹鐵作於口橫鼓之亦是也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朱子云蓋以竹管植于匏中而竅其管底之側以薄金葉障之吹則鼓之而出聲詩言吹笙鼓簧以其為笙之舌故以簧表笙又有口舌之類故亦曰巧言如簧也左執簧者言執簧之人在左也按儀禮大射儀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曰笙磬笙鍾者謂應笙之鍾磬也據此應笙之鍾磬在東則笙在東可知矣簧者笙之簧東為左故曰左執簧也獨舉笙為言者以其隨縣在東方萬物生于東故樂人宿縣以阼階為首而西階次之詩之舉左以該右意亦如此招說文云手呼也我五大夫之輩也此詩代為五大夫之辭故云爾由從也房說文云室在旁也崔氏云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尚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左為內五分內

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陳祥道云天子路寢之制室居中左戶右牖東西有房房之南有東西夾室鄭康成釋儀禮謂房當夾室北是也孔安國謂西房西夾室東房東夾室誤矣然房皆南戶而無北墉室有北墉而無北堂則房戶之外錄半以南謂之堂其內錄半以北亦謂之堂昏禮尊于房戶之東是房有南戶矣禮大射修膳者升自北階立于房中而不言入戶是房無北墉矣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是室無北堂矣故昏禮洗在北堂直室東隅則北堂在房之北可知右招我由房者謂招我輩而相從於西房之間也右為西西者賓位故招之使居于此亦猶賓在西階主人在阼階也只且語助聲其樂只且見五大夫輩亦以此為樂也與君子陽陽相應詩之刺意則鄭伯數語盡之矣

君子陶陶韻豪左執翿叶豪韻徒刀翻說文作翳右招我由敖韻豪其樂只且賦也陶通作嗂說文云喜也翿爾雅云纛翳也

註云今之羽葆幢陳祥道云蓋執之以引舞者按鄉射禮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翿旌獲白羽與朱羽糅翿旌之羽惟白與朱而已舞有文武二舞虞書舞干羽于兩階舊說謂武舞執干在西階文舞執羽在東階此但言左執翿者舉東以該西亦如上章左執簧之意左傳國語所謂樂及徧舞者即其事也徧舞據韋昭以為徧舞黄帝堯舜夏商周六代之樂則文武二舞非用可知或泥左之一字疑專用文舞然則左執簧者豈亦只鼓一簧乎必不然矣說文云出放為敖右招我由由敖者謂招我等從西房之間而放觀乎彼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子貢傳謂某王好音大夫風之王上闕一字申培說以為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諷之而作是詩按左傳國語載景王鑄大鐘而問律于伶州鳩景王好音之說本此然正未必然序則以為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亦無所據

若朱子改為行役者之婦人其夫既歸家室相樂而作匪直淺陋抑鑿空甚矣倘亦為房之一字所誤

手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陳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出序

陳宣公信讒事無所考惟史記載宣公二十一年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己乃奔齊此亦足為信讒之一證宣公名杵臼

防有鵲巢叶豪韻讀如曹時勞翻邛从邑工聲與邛不同邛从匕从卪有旨苕叶豪韻徒刀翻誰侜豐氏本作譸後同予美韓詩作娓云美也心焉忉忉豪韻與也防邛一說皆陳地名郡國志陳國陳縣注引博物記云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愚按防隄也人所築以捍水者朱

子之解得之防所以有鵲巢者羅願云鵲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巢皆取木之枝梢不取墜枝陸佃云先儒以為鵲巢居而知風歲多風則去喬木巢傍枝故能高而不危也又云鵲善相其地而累巢安則致其功用有驚懼之憂則不累也蓋巢性多懼就利違害莊子所謂瞿鵲子者義取諸此許慎云鳥在木上曰巢在穴曰窠巢字从木象形徐鍇云臼巢形也巛三鳥也邛毛傳云丘也孔穎達云土之高處草生尤美故邛為丘旨說文云美也苕草名與苕之華之苕不同陸璣云旨苕之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愚按苕可生食故云旨苕陸佃云言不驚懼之故防有鵲巢不殘賊之故邛有旨苕也誰鄭玄云誰讒人也孔云是就衆讒人之內告問是誰為之侜爾雅云誑也郭璞云幻惑欺誑人者又說文云有壅蔽也蓋以欺誑為壅蔽也予美鄭玄云我所美之人謂宣公也按古者目君皆曰美人

既為人所侜矣而猶呼之曰予美忠愛之至也說文無忉字當作怊云悲也詩之取興言鵲以構木為巢而得安苕以生于高丘而茂盛令我為讒人誑譖于君所心焉懷憂無以自寧則鵲巢旨苕之不如也首二句反興忉忉非興讒人後章倣此

中唐有甓錫韻邛有旨鷊錫韻爾雅注作鷊說文豊本俱作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錫韻　興也爾雅云廟中路謂之唐按唐字義訓大說文以唐為大言周禮亦以唐弓為大弓是也廟之中路比所居宮室之中路為大故曰中唐甓爾雅云瓴甋也張揖郭璞皆以為瓴甎也今江東呼為瓴甓乃地下所踐者陳祥道云唐與陳皆堂下至門之徑特廟堂異其名耳考工記曰堂涂十有二分鄭氏曰階前若今令辟裓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二分為峻蓋令辟即甓也裓其道也中央為督峻其督所以去水鷊鳥名陸佃云綬鳥也鷊善相其天而吐綬樂則見其文采有戕賊之疑則不吐也

今綬鳥大如鸜鵒頭頰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慮觸其嗉行每逺草木古今注謂之吐綬鳥一名錦帶功曹今俗謂之錦囊韻會小補云一名辟株以其行必逺草木亦曰真珠雞體有真珠點文食之甚美愚按鷊亦可食故稱旨鷊又爾雅注作鷏所謂綬草者也以此草具五色作綬文故字从鷊然未聞言鷏可食者則不得以旨名矣或謂以其五色美觀變美言旨然終涉牽強當作鳥名解為正惕說文云敬也詩之取興言中唐甓鷊水不侵卭有旨鷊吐綬成采今我為讒人所中心焉敬懼不敢自寧安能使蔞菲不入而自露其章采乎是則甓與旨鷊之不如也一說歐陽修云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繇積累而成如鵲巢漸積以搆成之又如苕饒蔓引牽連以及我也又云中堂有甓非一甓也亦以引牽而成綬草襍衆色以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嚴粲呂祖謙皆主其說但四句既皆比讒人則苕鷊二物似不應以旨稱

之愚所不取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子貢傳申培説皆以為洩冶被讒內子憂之而作按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此詩語意近之其所云予美者乃妻稱夫之辭與葛生之予美同義惟用侜之一字于文理不可通耳韓詩解心焉惕惕以為悅人也朱子亦謂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詞則未知所謂予美者男稱女乎女稱男乎善乎郝敬駁之云以予美為男子則簡兮為怨女矣以予美為婦人則離騷為曠夫矣從序則此詩為忠憤從朱則此詩為閨思聖人刪訂之義宜何從乎

伐檀魏國女閔傷怨曠而作 出陳暘樂書述古琴曲魏國小政繁居高位者貪鄙不事事而小臣困于行役故其室家嗟怨之如此舊說謂伐檀寘河干比君子不見用亦似近之惟河水清且漣猗一語竟屬無謂再四尋求乃悟為怨女之自道也古琴曲所傳固不妄

坎坎伐檀叶先韻徒沿翻兮寘之河之干叶先韻經天翻兮河水清且漣先韻爾雅作瀾猗爾雅釋文俱作兮石經作兮不稼不穡石經作嗇胡取禾三百廛先韻陸德明云亦作壥又作厘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叶先韻讀如玄胡涓翻釋文作狟兮八言為句彼君子兮不素餐叶先韻逡緣翻兮比而賦也坎易云險也說文云陷也坎坎伐檀者言經歷險陷之地以伐檀也伐所也檀解見將仲子兮篇其材可

為車四牡云檀車幝幝是也貢說文云置也班固云魏在晉之南河曲水經云河水東過河北縣南又東永樂澗水注之酈道元云澗水逕河北縣故城西故魏國也晉獻公滅魏後乃縣之在河之北故曰河北縣干毛傳云厓也按干之為厓義師所出當通作間說文云隙也謂河旁之隙也若易之鴻漸于干詩之秩秩斯干政當通作澗耳河水性濁易緯謂王者太平嘉瑞將出則河水先清故左傳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而此篇三言河清者董氏謂在岸之干之側之漘者清是也孔穎達云風行吹水成文章者曰漣按說文無漣字當依爾雅通作瀾云大波為瀾郭璞云瀾言渙瀾也劉熙云瀾連也波體轉流相及連也猗助辭通作兮蓋音近也書斷斷猗大學作兮可證此詩怨女所作以檀比其夫以河自比伐檀而寘之河干河干非檀久居之地也蓋檀可以為車行且離水而之陸比君子効力于君豈能長與室家相聚哉亦如檀之在河干暫相親傍已耳而已則貞

潔自持雖河水之清有不啻焉此所以為傷怨曠之作也不稼不穡四句刺當時居高位者皆無功竊祿之小人也周禮注云種穀曰稼如嫁女以有所生也一云稼家事也說文云穀可收曰穡左傳疏云穡愛也言愛惜而收斂之賈思勰云稼農之本穡農之末稼欲熟收欲速此良農之務也胡之言何八月而熟得時之中和故謂之禾毛傳云一夫之居曰廛周禮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此曰三百廛則三百夫之家也所以言三百者易訟卦其邑人三百戶先儒以為下大夫制語稱伯氏駢邑三百是也此云取禾蓋以食邑所入言耳下億囷倣此廛之內有囷囷之所藏每囷各得禾秉一億故詩曰我庾惟億是其禾數也狩者冬獵之名說文云犬田也故字从犬杜預云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擇也故又从守獵說文云放獵逐禽也春蒐夏苗秋獮冬狩通曰田獵又狩亦獵之總名以冬獵大于三時故也爾爾小人也庭宮中也縣繫也俱見說文爾雅云

貆子貆說文云貉之類彼君子兮自歎惜其夫之勞也素毛傳云空也餐說文云吞也曰素餐者嚴云謂空食其祿而無補也此婦傷已之君子行役盡瘁而居高位食厚祿者則燕燕居息無所建明也乃責之曰汝輩何功顧不稼穡而得禾不狩獵而得獸試思彼君子兮其勞于君事而不敢空縻君稍有如彼者夫獨非人臣也與哉此亦北山傷獨賢之意但彼出于勞人此則出于思婦耳故孔叢子載孔子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人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夫以如此為不素餐則又非此婦人意識之所能及矣

坎

坎伐輻叶職韻筆力翻兮寘之漢書作諸河之側職韻兮河水清且直職韻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職韻兮不狩不獵胡瞻爾

庭有縣特職韻兮彼君子兮不素食職韻兮比而賦也伐輻彖上章伐檀而言伐檀為車之輻也老子云三十輻共一轂說文云輻輪轑也謂車輪中木之直指若故與下文河水且直相照側說文云云旁也爾雅云河流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億數名毛依九章筭術以萬萬為億鄭以十萬為億按億有小大二數尹文子云楚語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數萬至萬曰億是為大億也韋昭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時改制始以萬萬為億然則當從鄭說為正鄭云三百億禾秉之數孔云若為釜斛之數則太多不類故為禾秉之數秉把也謂刈禾之把數爾雅云豕生三豵二師一特注云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之名愚按此彖上狩獵言如田豕是也食食祿也

坎坎石經作欿欿伐輪真韻兮寘之河之漘真韻釋文作脣兮河水清且淪真韻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囷真韻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真韻豐氏本作難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叶真韻頒倫翻兮比而賦也輻輪皆車中之物言伐輻又言伐輪總見檀之可為車其所伐者惟此一檀而已說文云有輻曰輪無輻曰輇考工記云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漘解見葛藟篇干為水所停處側在水邊漘又稍遠于側亦立言之序薛君云順流而風曰淪爾雅說文皆謂小波為淪毛傳云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亦與伐輪相照囷說文云廩之圜者圜謂之囷方謂之京鶉一名鷂解見鶉之奔奔篇莊周云吾未嘗好田而鶉生于宎愚按縣貆縣特縣鶉皆舉其小者言之貆為貉子特為豕子特比貆為易得而鶉比特為尤小然且皆縣之于庭以見未嘗擇其大而舍其細則貪之至也飧說文云餔也字从夕从

食晡時食也人旦則食飯夕則食飧飧為飯別名字林云水澆飯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序云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張揖云刺賢者不遇明王也申培說云君子能官而不用魏人慕之而作是詩此但從章末二句生義猶為近之若朱子謂此詩專美君子之不素餐如後世徐穉之流非其力不食者因以伐檀為實有是事固斯甚矣政使斯人稼穡以得禾狩獵以得獸窮年攻苦止為口腹謀而無闕于斯世斯民之慮何其細也其亦公孫丑之見也哉子貢傳闕文又按大戴禮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也琴操曰古琴有詩歌五曲鹿鳴伐檀騶虞鵲巢白駒曹魏時得漢雅樂郎杜夔能歌文王鹿鳴騶虞伐檀四篇皆古聲辭夫列國之詩賦以見志者固多被之

經歌者或少伐檀獨與南雅並列豈其有取于君子不素餐之言足為士人砥節故耶然是固風詩而詩亦風體投壺篇乃以此詩及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並列之雅或未足信今不能定此詩之起于何世姑系于獻公滅魏之年云魏以蕞爾國而使貪鄙之徒得志若此不亡何待

園有桃晉人憂獻公寵二驪姬之子將黜太子申生也

魏滅于晉凡魏詩多是晉詩如邶鄘之入于衛也愚于園有桃陟岵十畝之間汾沮洳碩鼠皆定以為晉詩左傳閔元年晉侯作三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士蔿曰大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按魏之亡申生實有力焉然克敵而反讒言彌興至分封于外故士蔿預策其不得立是詩之所為心憂者此也先是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

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入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

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此詩所言園有桃其實之殽園有棘其實之食蓋刺奚齊及卓子也其後獻公卒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公子卓里克又殺之胡安國云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為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

園有桃豪韻其實之殽叶豪韻胡刀翻陸德明本作有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蕭韻不我知朱傳蘇轍嚴粲豐氏本我知俱作知我後同者謂我士也驕蕭韻彼人是哉叶支韻將其翻子曰何其支韻豐本作居後同心之憂矣其誰

知之[支韻]其誰知之[同上]蓋亦勿思[支韻比也園說文云所以樹果也桃果之賤]

者以比奚齊家語孔子曰果屬有六而桃為下祭祀不用不登郊廟樹果曰實殽通作肴說文云啖也詩之比意與下章同園之中僅有桃棘二者皆賤品也而以其實充殽充食比國中羣公子皆已出居于外獨存奚齊卓子其母皆賤而反得寵將來必有廢立奪嫡之事詩人言心之憂矣正憂此也非徒為太子憂亦為敗國憂也此作詩者意必史蘇士蔿之屬爾雅云徒歌曰謠說文作䍃云肉言也楊慎云歌者人聲也出自胸臆不繇人教也晉孟嘉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唐人謂徒歌曰肉聲即說文肉言之意初學記引章句云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陳暘云歌生於嗟嘆之不足而謠又生于歌之不足豈謠者歌聲之遠聞與歌謠正以寫所憂非假此釋憂也按左傳士蔿築蒲與屈退而賦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其即此歌謠之類與我士詩人

自謂也以歌謠為驕謂其指斥時事長言無忌彼人是哉二句亦不我知者之語彼人指獻公也是哉言以彼之所行為是也詩人之歌謠必有所指不相知者遂從而剖之耳子曰指歌謠言何者謌之之辭言何謂如此也其助語辭按晉語公將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君立臣從何貳之有然則謂彼人是哉者殆即荀息其人與再言心之憂矣比前又進一步因人之譏我而益重其憂也其誰知之慨人之莫察其心也於是重嗟嘆之言雖無人我知然彼人亦惟相安于不思焉可耳果思之則恐彼亦將同我之憂而有所不能自已矣豈獨我有此憂乎勿者禁止之辭惕之以勿思正欲動人深長之思非真禁其思也

園有棘職韻其實之食職韻心之憂矣聊以行國職韻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

職韻

彼人是哉見前子曰何其見前心之憂矣其誰知之見前其誰知之見前蓋亦勿思見前

比也詩詁云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叢生人多取以為藩歲久無刺亦能高大如棗木色白者為白棘實酸者為樲棘陸佃云大者棗小者棘蓋若酸棗所謂棘也于文重朿為棗並朿為棘一曰棘實曰棗蓋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豫章以木稱郡酸棗以棘名邦孟子云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蓋果實之賤者也聊且畧之辭行國散步國中也如楚屈原行吟澤畔之謂蘇轍云聊以行國行吿人以不可也罔極言無窮極也出游狂歌似縱恣不羈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序云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此仍是為篇次所誤說者因而附會之謂其安于儉嗇固

陋而不知經制之大振起之謀如園桃以為殽園棘以為食是也又謂推其氣量所至將必以桃當肉以棘當穀毛傳朱子則以首二句為興體劉敞亦云桃不能自用其實故其實為人之殽猶君不能自用其民反為人有也而胡肩嘉則云國有民園有桃我自有也民雖寡其力猶可用桃雖賤其實猶可殽取譬婉矣序言不用其民而無德教國日侵削蓋無德教則棄其民於荒惰宴溺之鄉而其民日瘠其國日弊雖欲不亡不可得者諸以園桃寓意見國非無民民非不可用而君自棄之故反覆道其憂懼之思焉皆屬牽強申培說直以為君子憂國而歎之故作此詩然不能指其所憂何事惟姚舜牧謂朝用非人以亂國是君子有深憂焉較為近之而亦不知其作于何世子貢傳闕文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襄公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出序但原本只作思而不止今增襄公二字　子貢傳云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按襄公父桓公其母為桓夫人衛戴公文公之妹也孔頴達云襄公母本為夫所出而歸于衛以子無出母之道故知當桓公時也大戴禮及家語皆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出為逆無子出為絶人世淫佚出為其亂族疾妬出為其亂家有惡疾出為其不可供粢盛多口出為其離親盜竊出為其反義穀梁記有諸侯出夫人禮春秋杞伯姬來歸及此宋桓夫人皆是也王后犯出則廢之而已皆不出以天子天下為家其后無所出故也劉向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呂祖謙云味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朱子云為襄公者將若

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愚按此詩作于衛未遷國之先葢宋襄為世子時也夫婦以義合者也有過而出事之必不獲已者也桓夫人被出之故不可知而出妻與廟絕不可復反故河廣之詩聖人取之

誰謂河廣一葦杭陽韻之誰謂宋遠跂楚辭章句作企予望叶陽韻武方之賦也衛舊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葦蘆翦之屬說文云大葭也詩疏云葦初生名葭稍大為蘆長成乃名為葦杭毛傳云渡也本作斻字从方亢聲說文云方舟也一葦杭之猶言一作可以當方舟也跂本作企說文云舉踵也予我望怖也嚴粲云夫人義不可以往宋而設為或人以沮已已為辭以解之誰謂河水廣而令我勿渡乎但以一束蘆葦浮之水上則可以杭渡而過不為廣也誰謂宋國遠而令我勿往乎我跂其

足則可以望之不為遠也欲往之切故謂遠為近若真欲往宋者思子之情隱然于言外矣章潢云義以制情亦在言外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 豪韻亦叶蕭韻丁聊翻或作刀韻會小補云本一字而二音後人作刀以別之而已字書及豐氏本俱作舠

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蕭韻亦叶豪韻直高翻豐本作舠

賦也小舠名刀以其形如刀也劉熙云二百斛以上曰艇三百斛曰刀江南所謂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不容刀者喻其狹也崇之為終音之似也行不終朝而至喻其近也鄧元錫云美哉乎河廣之思也嚴禮義于河矣乃大歸于宋何哉於莊夫人同遇同德矣章云前錄載馳見許穆公夫人于衛為克孝之女此錄河廣見宋桓夫人于宋為畏義之婦愚按桓姬既為桓所出及衛有難戴公廬于漕實賴桓之力事理殆不可曉豈亦以衰公之故與

河廣二章章四句鄭箋云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而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申培說未傳皆從之嚴粲云衛都河北宋都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自魯閔二年狄入衛之後戴公始渡河而南此詩言誰謂河廣則是作于衛未遷之前時宋桓猶在襄公方為世子衛戴文俱未立也舊說誤矣又桓寬鹽鐵論云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耳詩曰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雎好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道不遠也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而成江海行積而成君子孔子曰吾于河廣知德之至也按此亦斷章取義與論語唐棣之解同意

干旄衛求援也懿公時狄入衛衛人濟河南奔於是

求援于齊宋許三國立戴公焉

左閔二年冬十一月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禄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黄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者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史記衛世家云懿

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今按衛既為狄所滅幸戴公立於是國已亡而復存然實頼諸女兄弟之力世皆知宋桓許穆娶戴公之妹而不知齊桓亦娶戴公之姊則所謂齊子是也何以知之左傳稱桓公好内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虧今戍曹之役桓公實使無虧以其為衛之甥故耳然則長衛姬非即齊子而何在齊稱其所自出曰衛姬而在衛則據其所嫁之國稱之曰齊子其變姬稱子者意如魯文姜吳孟子之例蓋國人醜其所出不正故不欲以國氏氏之耳假使齊與衛無親則戴公之弟文公必不先適齊而戴公

兄弟非有齊宋可為外援亦必不能相繼而立且齊宋豈肯傾心擁護之若是此詩蓋衛夫人渡河之後望救于齊宋許三國之辭觀篇中在浚之語可見浚漕楚丘三邑相近在漢皆濮陽縣地先渡河而至浚既而戴公立於是自浚徙漕戴公卒宋桓迎文公於齊立之復自漕徙楚丘也

孑孑干左傳家語俱作竿旄豪韻在浚之郊叶豪韻居勞翻素絲紕叶寘韻毗至翻之良馬四寘韻之彼姝者子何以畀寘韻之賦也說文以為子無右臂為孑故借為單獨之義重言孑孑者以下文干旄迤邐在道人非徒一見之而已非謂干旄多也干通作竿說文云竹挺也旄李巡謂以牛尾著竿首廣志云犛牛旄牛也髀膝尾間皆有毛山海經云潘侯山有獸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陳祥道云爾雅旄謂之䑋荀卿曰西海則有文旄地理志秦西近邛莋有旄西方之產也

其尾可以飾旗亦可以飾舞郭璞云以旄牛結為之如今之幢以縣注于竿頭謂之干旄孔穎達云九旗之干皆有旄按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析羽為旌據諸家說經九旗皆有旄而此詩次章獨以干旟為言則此旄乃旟之旄耳所以特舉旟旄者以鳥隼之旗乃前軍所建軍行前朱雀而後玄武詩所謂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又云織文鳥章白旆央央是也時衛新為狄所破空國出走將渡河而南狄人追及之又敗諸河則惟軍之先濟者無恙而其餘已皆覆沒故所見至浚郊者僅有此孑孑然前軍所建之旄耳左傳謂衛之遺民男女宵濟者止七百有三十人是也浚毛傳云衛邑據水經注通典皆謂在濮州濮陽縣東南故凱風衛詩亦曰在浚之下或以浚儀之浚溝當之此非衛地其非衛詩所指明矣爾雅云邑外謂之郊素絲絲之未染者鄭玄云素絲者以為

縷孔云以前云干旄此云素絲紕之故知以素絲為線縷也紕說文云氐人繝也于詩義不合愚意但當通作比比之為言密也並也謂聯絡而密並之也禮記紕以爵韋縞冠素紕其義皆同蓋結聚旄尾懸之竿頭皆須用縷以聯合之也良馬善馬也所乘之馬非善則不能疾馳而免于難矣曰四之者言初乘善馬而來至此浚郊凡有四華也以左傳考之其時先去以為民望則石祁子甯莊子史華龍滑禮孔四人是也姝說文云好也子女子也此首言彼姝者子蓋指齊子也畀說文云相付與也國都初破生計蕭然不知彼姝者子嫁在大國亦有可以付與我者否乎厥後左傳稱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師師戍曹又歸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則所以畀之者不謂無矣

孑孑干旟魚韻在浚之都叶魚韻陟魚翻素絲組虞韻之良馬五虞韻之彼姝者論衡作之子何

以予叶麌韻讀如羽王矩翻之賦也旟義見首章劉熙云旟譽也畫鳥與鷹隼象羣疾也急疾趨事則有稱譽也鄭云城郭之域曰都愚按以前後章推之則都在郊之內在城之外也組說文云綬屬詩詁云閒次五色為之鄭云以素絲縷縫組于旌旗以為之飾孔云周禮九旗皆不言組飾釋天說龍旂云飾以組此亦有組則九旗皆以組為飾故郭璞曰用綦組飾旒之邊是也良馬五之謂繼前四輩而來者又有五輩也立言之意但以前至者四人為主繼此曰五之又曰六之皆承上積累之辭不必定有所主此彼姝者子謂許穆夫人也予說文云推予也許小國力不能救衛夫人傷之而賦載馳聖人悲其志

孑孑干旌庚韻在浚之城庚韻素絲祝屋韻之良馬六屋韻之彼姝者子何以告叶屋韻居六翻之賦也九旗中旟旌雖居其二此干旌則直旟之旌耳非謂旟之外又有旌也按周禮

析羽為旌爾雅謂注旄首曰旌徐鍇以為分析鳥羽為之其竿頭則綴以旄牛尾也然周禮明言州里建旟斿車載旌則旌與旟似無容相混而愚以此旌為旟之旌者蓋旄旌二物凡旗皆有之故孔云干旄干旌一也既設旄縿有斿旟之稱未設旒縿空有析羽謂之旌縿謂繫于旌旗之體旒謂縿末之垂者斿車則空載析羽無旒縿也此其說確矣城毛云都城也自郊而都自都而城明其自外至也祝當依鄭箋通作屬說文云連也謂連屬素絲以繫著于竿也紕主旄言組主旟言祝主旌言良馬六之義見次章此彼姝者子謂宋桓夫人也以被出在衛故最居後告通作誥徐鍇云以文言告曉之也按桓夫人雖已被出而子襄公為宋太子故欲其通音問于彼使之來救援也卒之宋桓公使人逆衛遺民于河又益以共滕之民立戴公以廬于曹則桓公尚猶然以昏姻為念而彼姝之告不可為無力矣又按左定九年鄭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於是不

忠茍有可以加于國家者棄其邪可也竿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故用其道不棄其人愚按宋桓夫人以遭黜大歸僇辱斯甚而能善其辭再延父母國之緒則君子猶有取焉左所謂用其道不棄其人引詩之意或有在于此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序謂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子貢傳申培說皆謂衛武公好賢善國人美之朱傳但以為衛大夫乘車馬建旌旄以見賢者而不著其世今按是詩之屬文屬武總無明據然以彼姝者子為男子之稱則靜女其姝東方之日兮二詩皆有彼姝者子之句又何以稱焉

竹竿許穆夫人念衛也

此詩之語多與泉水相出入彼曰毖彼泉水亦流于淇此

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彼曰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此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且未皆曰駕言出遊以寫我憂其出于一人之手明矣愚所以定為許穆姬詩者以載馳之詩左傳謂許穆夫人所賦彼曰驅馬悠悠言至于漕而泉水之詩亦曰思須與漕我心悠悠其為戴公廬曹而作無可疑者又戴公之女兄弟三人長齊子嫁于大國其力足以援衛次宋桓夫人則已被出在衛皆與三詩語意不合故斷當屬之穆姬而三詩作之先後則宜以竹竿為首意其詩初聞衛破而尚未及知廬曹之事次賦載馳則已知戴公廬曹而自傷國小不能救其後復賦泉水則以自傷不能救之故而更欲望救于他國蓋其用情之真切如此夫子所以備録之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支韻）豈不爾思（支韻）遠莫致之（支韻）賦也

籊籊毛傳以為長而殺也按説文無籊字當通作擢説文云引也謂引竹竿以釣也引而又引故重言之竿説文云竹挺也淇解見淇澳泉水篇爾指衛國也致説文云送詣也詩言竹竿雖長而不可以釣于衛之淇我今豈不思衛乎特以道遠而莫能詣耳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有韻云九翻亦叶紙韻羽軌翻

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有韻亦叶紙韻母鄙翻按古註疏及蘇子繇呂伯恭嚴坦叔諸本俱作兄弟父母今朱子本作父母兄弟豐氏本同俱誤

賦也泉源淇水衛之故墟故穆姬思之泉源即百泉也按淇水出相州林慮縣東流泉水自西北東注之嚴粲云左右蓋主山而言相衛之山東面故以北為左南為右有行謂嫁也此詩四章皆言淇水語意當以淇水為主泉源猶能與淇水相入女子已嫁則與兄弟父母相遠是泉水之不如也加兄弟于父母之上者時穆姬父母已亡惟兄弟在故先其存者後其亡

者耳言外見衛國有難而已不能以身往赴之意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哥韻巧笑之瑳叶哥韻此我翻佩玉之儺叶哥韻乃可翻

賦也巧工也猶好也瑳說文云玉色鮮白也笑而見齒其色似之儺說文云行有節也徐鍇云佩玉所以節步陳祥道云詩佩玉之儺佩玉瓊琚衛之南子環佩璆然阿谷之女佩璜而漪皆婦人佩也其等衰不可以考或亦眡其夫而為之度與漢制太后皇后綬與乘輿同公主綬與諸侯王同愚按此追述己之未嫁時身在衛國觀淇水泉源之在左右怡然可樂其笑語踖步之容有如此者而今地淪于狄則此景不可復得矣

淇水滺滺尤韻陸德明及豐本俱作滺檜楫陸本作檝松舟尤韻駕言出遊尤韻以寫我憂尤韻

賦也滺滺毛傳以為流貌按說文無滺字當通作攸說文云行水也檜木名柏葉松身即禹貢之所謂栝也故檜又有

栝音羅願云檜性耐寒其材大可為舟楫所以行舟者說文云舟櫂也劉熙云楫捷也撥水舟行捷疾也方言云或謂之橈松木名趙頤光云松壽木也故字从公檜之與松其生相類至刳剡而為濟川之用則又相須此亦兄弟之況也羅云此詩與泉水皆衛女所以寓其思泉水則思出同歸異之肥泉竹竿則思出同歸同之松檜也末二句解亦與泉水同言淇水之上行水者甚多然必得舟楫而後有濟今舟楫安在乎無聊之極則姑駕言出遊以自除去其憂而已即首章遠莫致之之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序以為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朱子謂未見不答之意是矣子貢傳申培說皆謂宋桓夫人之媵和其小君泉水之作亦未有以見其然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

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於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作是詩也出序申培說同　左傳云許穆夫人賦載馳子貢傳云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閔之其說皆與序合愚謂序所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者意特見于泉水篇中若此詩則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而作通篇皆追恨之語蓋以列女傳證之傳云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傳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于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為雄而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猶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

不聽而嫁之于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楚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于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弔唁衛侯因疾之而作詩云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既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今按衛宣公先娶夷姜生太子伋公子黔年公子頑已又娶齊女是為宣姜生壽及朔其後伋壽俱為盗所殺以朔為太子是為惠公惠公卒子赤立是為懿公初惠公之即位也齊人使頑烝于宣姜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及懿公在位九年為翟所殺衛人思立伋壽之後而皆無子先是惠公四年黔年作亂代惠公為君八年諸侯放之于周及頑皆已前死至是乃立頑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是為文公以輩行論之許穆夫人雖宣姜所出而實懿公之從妹以為懿公女者非也懿

公死于翟難許穆夫人所欲歸唁者乃是戴公傳謂衛侯奔走涉河而南似仍是懿公亦非也惟許穆夫人所與傳毋言者其說卭之韓詩外傳及詩小序皆合當從之女之許婚當繇懿公所謂因其傳毋而言之于懿公者自是寔録劉向爲作頌曰衛女未嫁謀許于齊女諷毋曰齊大可依衛君不聽後果遁逃許不能救女作載馳鄧元錫云閔亡念亂篤親懐宗思控大國以拯其危是春秋之志也

載馳載驅叶尤韻祛尤翻鄭康成讀又列女傳仍作馳釋文作驅豐氏本作敺歸唁衛侯尤韻豐本驅作敺馬悠悠尤韻言至于漕叶尤韻徂侯翻列女傳作曹大夫跋儀禮疏作軷涉我心則憂尤韻賦也載發語辭詩疏云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馳驅俱是乘車事唁說文云弔生也又穀梁傳云弔失國曰唁衛侯謂戴公夫人兄也悠說文云憂也其憂非一故重言

之漕解見泉水篇詩作于盧漕時故曰至漕味言之一字則是心口相語乃虛作此想而托為之辭非真有此事也嚴粲云戴方露處漕邑豈女子歸唁之時乎大夫跋涉者鄭箋云衛大夫來告難也愚按跋涉亦是望救不専告難跋說文云蹎跌也涉說文云徒行厲水也毛傳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孔穎達云左傳跋涉山川則跋者山行之名也又韓詩注云不繇蹊隧而行曰跋涉我心則憂者憂宗國之顛覆有自傷力不能救之意特未說出耳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阮韻視爾韓詩外傳作我不臧我思不遠阮韻既不我嘉不能旋濟齋韻視爾不臧我思不閟叶齋韻讀如閉必計翻

賦也嘉臧皆善也旋還也以夫人歸衛言反覆也以衛侯復國言與上章唁失國相應爾者對大夫之語其意則汎指衛國之君臣也夫人初亦知許小力綿不足倚仗願嫁于齊而衛君不聽也其時

諸大夫輩亦皆徒諛君指無有深識長慮者至是乃追恨之曰當時既不置我于善地故至今日亦不能旋歸而反爾君于故國視爾輩之為國謀誠不臧而我當時之思亦不遠也蓋懊悔之深也是說也韓詩外傳有之高子問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于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之為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味外傳解詩之辭與列女傳所云若合符節矣濟猶言事遂也閟者閉門之義猶止也言既不置我于善地故至今日亦不能旋歸而有所濟視爾輩之為國謀誠不臧徒使我我終日思之而不能自禁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叶陽韻謨郎翻說文䖟傳作莔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叶陽韻寒剛翻許人

陽韻　賦也爾雅云偏高曰阿丘疏云四隅有一高而不正在左右前後者劉熙釋名云阿荷也如人檐荷物一邊偏高也蝱通作莔爾雅云莔貝母又廣雅云貝父藥實也抉空艸藥實苦花苦菜商艸勤母皆莔之别名既云貝父亦云貝母貝背同音豈亦女子出嫁而背其父母之譬乎郭璞云莔根如小貝圓而白華葉如韭陸璣云葉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連累根著有分解也張萱云根有瓣子黄白色二月生苗莖葉皆青葉如蕎麥隨苗出七月間作花碧綠色如鼓子花第陸璣疏葉如栝樓今世所見郭注葉如韭不復見也本艸云治中心氣不快多愁鬱徐鍇云治目眩不得返顧夫人返顧宗國愁鬱無聊故登阿丘而采蝱以自藥二意兼寓矣善懷多憂思也古書善字訓多前漢志岸善崩後漢紀蠶麥善收晉春秋陸雲善哭皆訓多也鄭箋云女子之于懷思甚于男子亦各有

尤　釋文一作訧　之衆穉　釋文一作稚　且狂

不一之辭有行即出行于外如此章之升阿丘後章之行其野皆是也尤異也衆即詩人也穉者幼禾之名凡人物幼小皆曰穉戴公女兄弟惟穆姬年最少故云然狂猶躁也言凡為女子者每多思慮亦皆有所行以自排遣許人曽不諒我之無聊方以我之行為怪異乃羣然謂我少不更事而更且詆我為狂躁也是蓋夫人初有驅馬歸唁之意已而思力不能救歸亦無益則意已中止于是姑登高采藥以舒散其情懷耳胡胥嘉云衛遭狄禍國覆君遷許為婚姻兄弟之國必有扶救之誼如宋桓之迎遺民徙漕邑以致其周恤焉今觀詩云衆穉且狂即許人赴難恤災之義不切于心此詩音旨悽痛其責許至矣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叶職韻密力翻控于大邦誰因誰極職韻大夫君子無我有尤韻亦叶支韻盈之翻百爾所思支韻不如我所之支韻亦叶尤韻職流翻賦也

其野即許國之野芃說文以為艸盛貌此則言麥盛也云芃芃者徐鍇云言汎汎然若風之起也控說文云引也因如因魏莊子因徐辟與無因至前之因極終也窮盡之名按春秋傳及史記魯閔公二年十二月狄入衛懿公死焉于是懿公立其明年為魯僖公九年即戴公元年也是年齊桓公遷邢于夷儀又明年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封衛于楚丘衛國之亂始定時魯僖公二年也此章言狄入衛在去歲之冬今行曠野而見麥已芃芃然盛乃入夏之時已四閱月矣尚未聞隣邦救恤玆欲求援引于大邦必有所因然後克濟其事不知將何所因而其患何所底極乎意謂使昔日結昏大國則今日國難必當相恤而亦不患其無因矣大夫即衛大夫曰君子者稱之也百爾汎指在位言所之者心之所之也言爾大夫君子毋怪異我之出一言以相責凡百爾衆人之所以為國籌度者總不如我思之所往歎其智不若女子也皆追悔之語其後齊桓卒救衛而存之然

後信夫人所思為有理而衛國君臣真可謂無遠識者矣左文十三年冬鄭伯與公宴于棐鄭子家賦載馳之四章襄十九年魯穆叔會晉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皆取義小國有急欲引大國以自救助也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朱子云舊此詩五章一章六句二章三章四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為一章按春秋傳叔孫豹賦載馳之四章而取其控于大邦誰因誰極之意與蘇說合今從之 朱傳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將唁衛侯于漕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以為憂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義或又謂禮諸侯夫人父母終無歸寧惟使大夫問于兄弟夫人

欲自歸唁其兄弟故托言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今觀後章稱爾稱大夫君子皆面相質証之辭而第三章曰許人尤之如果對本國之大夫言則不應稱許人矣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三之上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三之下

明　何楷　撰

泉水許穆夫人自傷已力不能救衛思控于他國也

說見竹竿篇徐光啓云夫子存泉水載馳之詩而姜氏會齊侯于禚于防于穀則備記諸春秋勸戒昭然矣愚按夫子録穆姬之詩不一而足亦取其能惓惓以父母國為念不獨為其守禮不敢歸寧也朱子云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彝不繫氣類

毖韓詩作祕說文作䀣彼泉水亦流于淇韻有懷于衛靡日不思

支韻孌彼諸姬支韻聊與之謀叶支韻謨悲翻興也毖當依說文通作䀏云直視也泉水呂祖謙云即今衛州共城之百泉也廣輿記云百門泉出蘇門山在今河南衛輝府輝縣即朝歌地古共伯國據水經注則未章所謂肥泉竹竿之詩所謂泉源是也淇水名漢書地理志云出河內共國北山水經云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隆慮後改為林慮又山海經云沮洳之山淇水出焉即此水也泉水自西北而東南來注之懷說文云念思也靡之言無蓋音近也衛國新破故思之而不寘也孌說文云慕也諸姬周同姓之國也左氏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又曰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與此義同聊鄭玄云且略之辭說文云慮難曰謀穆姬志欲歸衛以救衛言彼泉水亦流入于衛國之淇已獨不得歸衛是泉水之不如也我之懷念于衛雖無日不思而國小力綿無如彼何竊慕彼同姓之國必有以篤親恤災為念者聊欲以大義動之而與之謀與復焉

出宿周禮注作縮于泲薺韻列女傳作濟飲餞周禮註云古文作踐于禰薺韻

韓詩作坭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薺韻亦叶紙韻蕩以翻問我諸姑遂

及伯姊叶薺韻蔣禮翻賦也此下二章皆言謀及諸姬之事按春秋僖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侯宋師曹師城邢至次年始城楚丘而封衛焉當邢遷夷儀之時衛尚廬于漕也齊桓新霸而宋曹邢之交方合其勢足為諸侯所倚恃四國之中曹邢與衛同為姬姓而齊宋則衛之婚姻也穆姬之所欲與諸姬謀者意在曹邢二國而中間又欲望援于齊者以齊為霸主且伯姊在焉若宋桓夫人已歸于衛而不在宋則禮不當往宋故語不之及詩之寫懷與當日情事相合如此其先適曹次適齊次適邢而後至衛者意行程次第云爾出宿于泲言適曹也宿說文云止也泲水名地理志云沇水東流為泲

徐鍇云今多作濟故與常山濟水相亂此則四瀆之濟按禹貢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之北曹國所治也今山東兖州府曹州是其地錢說文云送去也徐云以酒食送也禰即今曹州之大禰澤也移姬自許國出而止宿于泲水之上蓋將以救衛之事告之曹國告曹已畢入將適齊則曹人當餞送之于禰也然此及下章皆虛擬之如此非有是事出宿于泲一句中該括與之謀意在內後仿此女子有行二句義與泉水篇同女子移姬自謂也問說文云訊也諸衆也徐鍇云別異之辭父之姊妹為姑孫炎云姑之言古尊老之名也姊女兄也爾雅疏云姊之言咨以其先生可咨問也左傳引此詩以為知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愚按此諸姑伯姊指齊桓公宮內之諸姬言桓公之夫人曰王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自長少二衛姬而外尚有鄭姬密姬皆衛同姓不能定其輩次故但以尊行稱之曰諸姑也伯姊則移姬之長姊齊子即長衛姬是也移姬

欲赴控于齊言我為嫁出之女雖與父母兄弟相遠而故國有難情不容恝今齊為大國力能相救不知尊而諸姑親而伯姊將何以為之策乎時穆姬雖不果行而齊桓公已使武孟帥師戍曹武孟齊子所出衛之甥也後又合諸侯封衛于楚丘倘亦齊子吹噓之力歟

出宿于干寒韻**飲餞于言**叶寒韻讀如原吾官翻豐氏本作繙**載脂載舝**豐本作轄**還車言邁**叶齊韻力制翻**遄臻于衛**齊音**不瑕有害**叶齊韻暇憩翻　賦也干言二地名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干山言山即栢人縣在今為直隸順德府唐山縣古邢國也出宿于干穆姬又自齊國出而止宿于干之地欲求救于邢也飲餞于言者既與邢謀則求救之事已畢可以歸衛故邢人又具酒食于言地餞送之也脂朱子云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説文云車軸耑鍵也釋文云車軸頭金也車不駕則脱軸頭之舝將行乃設之又云讀詩者但

以載脂載牽牽為以脂膏塗其牽兩載字不分明載脂謂未設牽于車之時先以脂膏塗其牽其用在脂故曰載脂也載牽謂塗牽既畢乃設牽于車其用在牽故曰載牽也載脂一事載牽又一事故毛氏云脂牽其車以二事言也還還說文云復也呂祖謙云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言語辭邁遠行也遄往來數也臻至也俱見說文瑕玉病也不瑕有害總上所擬經行皆齊邢衛四國而言言是舉也果所行合義而不瑕玷乎抑有害于義乎如謂親親閨情惟力是視是不瑕也如謂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正是有害也究之不敢以不瑕自寬而以有害自克則穆姬亦可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

我思肥泉先韻茲之永歎叶先韻他涓翻思須豐本作沬與漕叶尤韻徂侯翻我心悠悠尤韻駕言出遊尤韻豐本作游以寫我憂尤韻興也爾雅云歸異出同流為肥釋名云所出同所歸異

曰肥泉水經注云太和泉源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又東與左水合謂之馬溝水水出朝歌城北東流南屈至其城東又東流與美溝合水出朝歌西北大嶺下東出邐駱駝谷於中逶迤九十曲故俗有美溝之目矣其水東逕朝歌城北又東南流注馬溝水又東南注淇水為肥泉也犍為舍人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今是水異出同歸矣博物志謂之澳水詩瞻彼淇澳言澳限也鄭亦不以為津源而張司空專以為水流入于淇非所究也然斯水即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愚按爾雅及劉熙皆以出同歸異為肥而酈道元引犍為舍人乃以出異歸同為肥將焉適從考肥泉入淇之後淇水遂分為二其一為舊淇水地理志謂淇水出共東至黎陽入河者是也其一為清河水經謂東北過漂榆邑入于海者是也然則所謂同出異歸或以是故未可知矣移姬衛之自出而以既嫁之後父母已殁詛不得歸衛故取興于肥泉以自況也蓋至此而前二章之所云云者已

成虛語而穆姬亦且安于許而不果行矣故不禁其思之而永歎也永歎長歎即太息是也人旣歎則息大而長須漕二地名按大名府志須城在楚丘東南二十八里漕通作曹後為白馬縣皆今滑縣地時戴公廬此故穆姬思之又路史須作雖云黄帝後姞姓國偲說文云憂也具車馬曰駕或以為發語詞者非蘇子瞻有詩云日日出東門尋步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惇評之云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也東坡聞之曰吾以尻為輪以神為馬何曾上下乎參寥子謂其文過似孫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然終是詩病以此知一字之用亦不可茍寫毛云除也說文云置物也按置者捨置之義謂捨而除去之也旣前所擬議者皆成虛語且欲乘車出遊以除我憂也亦無所聊賴之意

泉水四章章六句

序謂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義亦無

害但篇中有思須與漕一語明是為戴公廬曹而作今但取載馳竹竿二詩合此詩咏之語氣絕類其了然出于一人之手無可疑者子貢傳及申培說皆以為宋桓姬閔衛之作要亦依附載馳故事為之揣摩耳乃于河廣則又以為桓姬歸衛思襄公之作考宋襄即位在魯僖九年此時衛已遷國渡河而東與宋皆在河南不應有一葦航之之語故舊說疑是詩作於襄為世子時衛尚未遷然則當狄入衛桓姬業已大歸于衛又何以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為哉蓋其說之自相矛盾如此

有狐齊桓公思恤衛也 毛傳繫此詩與木瓜相屬一主施一主報也愚故以為齊桓公之詩焉左傳宋桓公立衛戴公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即此詩所云憂之子無裳無帶無服者也衛都河北其地在

朝歌之東淇水之北自懿公為狄所滅戴公廬曹已渡河而南矣是詩猶以淇入詠者葢亦以興復舊都之事望之耳

有狐綏綏齊詩作夂夂在彼淇梁陽韻心之憂矣之子無裳陽韻

興也狐獸名形似黃狗鼻尖口銳尾大性善疑方河水合時狐聽氷下水無聲乃行人每則之皆須狐之已行乃渡易未濟稱小狐汔濟濡其尾亦其尾重善濡溺古語所謂狐欲渡河無如尾何者也綏通作緌冠結之餘散而下垂者謂之緌狐尾之垂似之毛傳云石絕水曰梁蓋造為長岸入水者章潢云狐涉水濡尾則溺觀其緌緌于淇梁則其欲濟未濟可知矣之子指戴公也所以取狐比者古人多以狐為人君之象南山之詩以雄狐比齊襄公而左傳卜徒父亦謂狐蠱必其君是也衛新播遷資用乏絕裳者下體所需至賤之物然且無

之則其他可知矣齊桓身為霸主興滅繼絕救災恤患
是其本務而使新遷之衛流離窮困莫之省憂其何以
臨長諸侯乎此所以心憂之子之無裳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 霽韻亦叶泰韻落蓋翻豐氏本作砅

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泰韻亦叶霽韻丁計翻興也厲說文云旱石也累旱石于水中踐之以渡又岸危處亦曰厲帶毛傳云所以申束衣者首章言裳此言帶繇淺而之深自下而向上也無帶則不但無裳而已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 職韻豐本作仄

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叶職韻鼻墨翻興也側說文云旁也狐以水深欲濟而不敢濟始猶在淇梁繼但
在淇厲則遠乎梁矣繼且在淇側則又遠乎厲矣衛丁
喪敗之餘痛定思痛驚悸轉深瞻望舊都而不敢進步
其象何以異此上曰衣下曰裳通言之曰服曰無服則
又不但無裳無帶而已喻百用皆匱非徒以衣被一事

言也故齊桓之歸戴公自祭服重錦而外來馬犧牲門
材魚軒槩槩不一而足焉厥後又為之城楚丘又與之
繫馬三百天
下稱仁云

有狐三章章四句

子貢傳云國亂民貧君子傷之
賦有狐子曰見惻隱之仁焉按
國亂民貧於此詩語意亦近似其偽入孔子之言
則妄也韓詩外傳云昔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
牖而見天道非目能視乎千里之前非耳能聞乎
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惡饑寒焉則知天
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
也己惡衰之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
聖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
而已矣夫處饑渴苦血氣困寒暑動肌膚此四者
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體不掩則鮮
仁人五藏空虛則無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親耕

后妃親蠶先天下憂衣與食也詩曰父母何嘗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其指與子貢傳合亦自可從又母何嘗乃鴇羽篇語誤入于此序則云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今按詩中全無此意舊說謂裳所以配衣帶亦所以束衣猶男女之相依而立而人無室家亦猶之無衣服皆強為之辭者朱子則指狐為妖媚之獸徑坐為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詩既屬無謂且云憂其無人縫裳更鄙淺可笑若申培說云君子于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則不根甚矣

清人刺鄭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于竟陳其師旅翺

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出序申培說同　左閔二年十二月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　子貢傳亦謂鄭文公使高克禦敵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清人　孔穎達云是時有狄侵衛衛地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使高克將兵于河上禦之按狄人入衛懿公被殺正在此時高克無將兵之才鄭文公徒以惡而欲遠之故輕使帥師于外是以國計人命為嘗試故序以為危國亡師之本

清人在彭叶陽韻　逋旁翻駟介旁旁叶陽韻　二矛重英叶陽韻於良翻河上

乎翱翔陽韻　賦也清季本云地名按水經注朝歌以南暨清水土地平衍悉牧野矣今淇縣界清水合淇水入衛近牧野處即其地也本在河北春秋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杜預以為衛邑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姜寶亦云在衛南而近于鄭鄭玄誤謂清為高克所帥衆之邑而水經注亦以中牟之清陽亭當之則在河南矣彭說文云鼓聲也清人在彭者狄侵衛地清人方在鳴鼓進戰之時也駟四馬也介之為甲音之近也四馬被甲所以駕車者蓋高克所乘也旁通作騯說文云馬盛也疊言旁旁非一馬也矛亦高克車上所建二矛與魯頌二矛同直是酋矛有二舊說兼夷矛言二非也按考工記云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于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于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于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于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于戟四尺謂之六等又云攻國之兵欲短守國

之兵欲長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八尺為尋倍尋為常則是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皆長兵也此禦敵于境正守國之兵宜有夷矛然非車上所建蓋軍士手執之以禦敵者魯頌二矛與重弓共文弓無二等衹是一弓而重之則知二矛亦一矛而有二所以備折壞也英以羽飾矛也魯頌謂之朱英蓋以朱染之也曰重英者以二矛各有英飾也河上者營軍之處翱翔鳥緩飛之貌解見載驅篇高克非將兵之才徒盛其軍容聊于河上為遊戲而已自駟介而下皆指高克言後放此

清人在消蕭韻駟介麃麃叶蕭韻渠嬌翻二矛重喬蕭韻韓詩豐氏本俱作鷮河上乎逍釋文作消遙蕭韻釋文作搖

賦也消說文云盡也狄已入衛清人逃散正在其消亡之時也麃通作儦說文云行貌喬說文云高而曲也矛在車上為五兵之最高者其製上句故以喬名重喬猶云重英以有二矛故謂之重又鄭云喬矛矜近

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按矜矛柄也室謂矛之銎孔銎者骹也即矛頭受刃處題謂頭也逍遥解見白駒篇言以河上為遠遊之地也時衛已新破而高克全無警懼之心但見其逍遥自樂而已任將如此豈不殆哉李云狄患光及于衛則清人宜當其衝尚未遂能渡河至鄭也第遣一旅至河更番偵伺待有警急而後大發車徒未為晚也今乃盡以其師次于河上使之翱翔逍遥遊嬉閑暇豈恤師之道哉

清人在軸叶宥韻真祐翻駟介陶陶叶宥韻徒候翻左旋豐氏本作還右抽叶宥韻敕救翻說文豐氏本俱作搯云拔兵刃以習擊刺中軍作好叶宥韻許候翻

賦也軸通作逐說文云追也按鄭箋解碩人之軸作逐孔云逐與軸蓋古今字異清人在軸言清人正在為狄所追逐之時也左傳狄滅衛國人出狄人從之又敗之河是其事也陶通作嗂說文云喜也左謂御者在將軍車左執轡而御馬者也旋習迴旋其車也右

謂勇力之士在將軍車右執兵以擊刺者也抽說文云引也朱子云拔刃也中軍謂將在鼓下居車之中即高克也鄭云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孔云左成二年晉伐齊郤克將中軍解張御鄭丘緩為右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絶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張侯即解張也郤克傷矢言未絶鼓音是郤為將在鼓下也張侯傷手而血染左輪是御者在左也此謂將之所乘車耳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御車不在左也至于平常乘車則又不然矣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注謂君有惡空其位則人君平常皆在車左御者在中央故月令說耕籍之義云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保介謂車右也置耒耜于車右御者之間御者在中與兵車異也將居鼓下雖人君親將其禮亦然夏官大僕職云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是天子親鼓也成二年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齊侯親鼓之是為將

乃然故云將居鼓下好毛傳云容好也鄭云高克之為將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為軍之容好而已愚按衛既為狄所敗又為狄所逐距高克將兵之地僅隔一河此時聲息既聞當枕戈露刃不遑寧處而尚陶陶然以晏閒無事處之徒習為好容以耀軍士假使敵師奄至何以禦之其不為虀粉者幸耳春秋書鄭棄其師正譏文公命將不得其人觀此詩可見克無將畧故不為軍士所服至于師潰出奔而舊說但以師久而不召為棄其師公羊傳謂逐而不納棄師之道穀梁傳謂惡其長而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皆不明于詩與春秋之意者也胡安國云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觀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于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

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鄒忠胤云夫將者三軍之司命古者遣將親為推轂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權綦重矣即素所愛信猶不容以輕委而况舉不祥之器奉之應且憎者鄭人使高克帥師以惡之故既已惡之而復委以兵柄豈將假手于狄以剪所忌耶向使克自知罪在不宥擁兵自固或召狄以內寇而為之應或奔狄以輸情而為之謀則是反以禦狄者餌狄何幸之有即不然而以三軍之衆羈勒一夫是投鼠以千金之壁豈不愚哉猶幸師潰且歸而克僅束身以奔陳也甚矣文公以已之國僥倖也陳際泰云齊人殲于遂自殲也鄭師潰于河上自棄也

清人三章章四句

鄒云清人作于鄭文公時傳有明證毛詩編在有女同車扶蘇蘀兮諸篇前皆序所指為刺忽者按昭公忽厲公突皆莊公子而文公即厲公之子也詩猶之史必

以世代為次豈宜越次如此故知毛詩之錯簡多矣朱傳謂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按杜預春秋釋地云中牟縣西有清陽亭水經注云清池水出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西南平地東北流逕清陽亭南東流即故清人城也其地今屬開封府乃鄭地鄭箋朱傳皆謂高克將清邑之兵者本此但詩序左傳皆無明文至經言在彭在消在軸據毛傳皆以為河上之地孔謂師久不得歸故遷移三處今遍考諸書于彭消軸地名絕不經見經文又但以河上總之雖左傳亦然則遷移三處之說恐非其實且高克戍師以出不應獨將清邑之兵故當以李彭山之解為正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

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出序

孔穎達云衛立戴公以廬于漕三千人以戍漕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戴公卒文公立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齊桓公又城楚丘以封之與之繫馬三百按衣單複具曰稱重錦錦之熟細者繫馬繫于廏之馬蓋善馬也兩公相繼皆為齊所遺則桓公之待衛亦不薄矣衛人深德之致設言投報之理以見其意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胡安國云木瓜美桓而夫子録之善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

投我以木瓜叶魚韻讀如居斤於翻報之以瓊琚魚韻匪報號韻亦叶宥韻

數救翻也永以為好叶號韻虛到翻亦叶宥韻許候翻也比也投者取物相遺之謂木瓜舊說以為楙也見爾雅本草云花生于春末深紅色其實大者如瓜小者如拳陸佃云木瓜葉似柰實如小瓜味酢善療筋轉陶隱居曰如轉筋時但呼其名及書上作木瓜字輒愈蓋梅望之而蠲渴楙書之而緩筋理有相感不可得而詳也馮時可云古語曰梨百損一益楙百益一損投人之道宜有以益之羅願云魚復縣地多木瓜大者如甒又其木可以為杖故取幹之道以木瓜次之令人取木瓜大枚作杖策之云利筋膝根葉煑湯淋足脛可以已蹷又截其木乾之作桶以濯足齊孝昭北伐庫莫奚至天池以木瓜灰毒魚又別木瓜者云木瓜與和圖子蔓木土伏子相似其皮薄微赤黃香甘酸不澁穰中子尖一面方者為真木瓜草木子云木瓜一尺一百二十二節瓊毛傳云玉之美者應劭云玉之華也許叔重以為赤玉然據末章云瓊玖玖乃黑玉則不

應與瓊並言也琚佩玉名按佩有璜有珩有琚珩者佩之上橫者也下垂三道貫以蠙珠璜如半璧繫于兩旁之下端又有組以左右交牽之使得因衡之抑揚以自相衡擊而于二組相交之處以物居其間交納而拘捍之故謂之琚或以大珠或襍用瑀石賈誼新書所謂佩玉捍珠以納其間者是也此言琚用瓊則佩之美者蘇轍云瓊琚之于木瓜重矣然猶不敢以為報也永以與之為歡好而已此衛人感齊桓救患之恩故設為瓜瓊不等之喻言人遺我以微物猶必有以厚報之况齊桓之贈遺如此其厚則報之當何如永以為好亦是欲其君依附大國時常聘問之意歸乎蔡云謂之投者平居分義無往來之道出于望外者也衛之與國妻為異姓乃存亡之義不出于諸姬而出于姜氏詩人所以感思桓公之德無已時也淡漈初云齊桓存亡衛而衛忘亡故作此感恩之詩夫子録之于衛風之終王風之前正以見有齊桓霸業而後中國始知有王耳與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同意左昭二年晉韓宣子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思報德也

投我以木桃叶蕭韻讀如調田聊翻報之以瓊瑤蕭韻匪報見前也永以為好見前也此也舊說以木桃即桃木李即李徐氏云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又陸佃云江左故老視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圓而小于木瓜食之酢澁而木者謂之木桃木李大于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于木桃亦或謂之木梨梨蓋聲之誤也鼻即瓜之脫華處里俗呼之為咮其著華處乃臍也木瓜性脆木李性堅今人以蜂飴漬之者取木瓜截之者取木李姚旅云木桃楂子也似木瓜小而酢澀色亦黃木李榠樝也似木瓜大而黃木瓜有重蒂木李單蒂耳按此則木李木桃之實俱與木瓜相似又任昉述異記云杜陵有金李李大者謂之夏李尤小者呼為

鼠李桃之大者為木桃詩云投我以木桃是也俱未詳孰是一說姚寬云詩之意乃以木為瓜為桃為李俗謂之假果者蓋不可食不適用之物也亦猶畫餅土飯之義爾投我以不可食不適用之物而我報之以瓊玉可貴之物則投我之物雖薄而我報之實厚初學記六帖于果食木瓜門皆引衛風木瓜之詩誤矣亦通瑤說文云玉之美者趙顧光云瑤从玉从䍃意兼聲古人佩玉取其美質而易損用以攝心寓戒也故从䍃愚按此瑤即珩下之蠙珠是也陳祥道云藏禮曰玭珠以納其間韓詩傳亦曰蠙珠以納其間蠙者蚌也玭即蠙也然荀卿賦曰璇玉瑤珠不知佩也謂之瑤珠則以玉為珠非蚌珠也謂之蠙珠蓋其狀若蚌珠然

投我以木李（紙韻）報之以瓊玖（叶紙韻苟起翻）匪報（見前）也永以為好（見前）也

比也玖說文云玉之黑色者毛傳云石次玉者未詳孰是趙顧光云玖从玉从久意兼聲玉久土侵失白

光似石玖以久也陸佃云報人欲其堅久故以瓊玖孔云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琚瑤玖三者互也按琚瑤皆佩名玖乃玉名厥後衛文公忘齊人再造之恩于齊桓公既死乘五子之亂而伐其喪夫子作春秋諸侯未有書名者惟衛文公滅邢書名删詩存木瓜惡其不仁也

木瓜三章章四句

序意甚明朱子改為男女相贈答之辭無稽甚矣又子貢傳申培說皆以為朋友相贈賦此其義甚小賈誼新書則云禮者所以恤下也故綠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上少投之則下以軀償矣非敢謂報願長以為好古之畜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其說皆似與孔子苞苴之言相合但如此則君臣之間有市心焉未必為聖人所樂道也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㞢序按左閔二年冬狄滅衛宋桓公立宣姜子申以廬于漕是為戴公是年戴公卒復立其弟燬是為文公齊桓公帥諸侯城楚丘而遷衛焉于是戎狄避之不復侵衛時僖公二年也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又齊語云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漕桓公城楚丘以封之其畜散而無育桓公與之繫馬三百天下諸侯稱仁焉按繫馬與孟子言繫馬千駟義同韋昭謂良馬在閑而不放散也然則此詩言騋牝三千亦齊桓有以貽之與孔穎達云國家殷富在

文公末年此詩蓋末年所作

定之方中東韻作于楚宮東韻揆之以日質韻作于楚室質韻樹之榛栗質韻豐氏本作㮚椅桐梓漆質韻豐本作桼爰伐琴瑟質韻賦也定星名北方之宿爾雅云營室謂之定孫炎云定正也天下作宮室者皆以營室中為正晉天文志云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又為土功事左傳水昏正而栽栽築牆長板也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于是植板築而興作定在北方水宿也方中者言此時定星正中也孔云定星昏而正中謂小雪時小雪者十月之中氣十二月皆有節氣有中氣十月立冬節小雪中于此時定星昏而正中也劉公瑾云夏正十月建亥春秋時十二月也農事已畢可以興作而人君居必南面故亥月昏時見定星當南方之午位因記此星為每歲營作之候又因

號為營室此蓋戌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定星始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又毛傳云方中昏正四方也鄭玄云其體與東壁連正四方孔云于列宿室與壁相望其體又壁居南則在室東故因名東壁爾雅謂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孫炎云娵觜之口營室東壁四方以口故因名云是也亦通按春秋僖二年正月城楚丘周正建子與定中之期正近其稍不相符者或是節氣有早晚或是亥月鳩工而子月乃竣役耳孔云左傳曰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為土功之時以歷較之僖二年閏餘七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之初未冬至故為得時也月令仲冬命有司曰土事無作亦與左傳同而召誥營洛邑于周之三月起土功不依禮之常時者因欲觀衆殷樂之與否故不依常時也楚宮楚丘之宮鄭玄云謂宗廟也楚丘在濟河間疑在今東郡界孔云衛本河北至懿公滅乃東徙渡河野

處漕邑則在河南矣又此二章升漕墟望楚丘楚丘與漕不甚相遠亦河南明矣按郡縣志隋置楚丘縣屬滑州後改衛南本漢濮陽縣地通典亦云滑州衛南縣衛文公遷楚丘即此城也五代屬澶州今為開州杜預以為在濟陰成武縣西南豐熙以為在兖州府曹州曹縣東南五十里又洪州有楚丘在漢為梁國已氏縣即今歸德府是也皆非衛地不足信揆爾雅云度也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按水地以縣者謂置水地中以求平而垂繩四隅以合水槷與臬同柱也縣垂繩也置槷以縣植木為柱以縣繩也柱有四角四中垂以八繩繩皆附柱則其柱正矣柱正然後視之以測日景也為規者畫地為員規朝識日景其端指西暮識日景其端指東兩端長短必與規齊測其端則東西正就其中屈之則南北亦可正也又于晝漏午時參此日中之景可以正南方之位因以

正北方之位也古人營作上順天時下正方面于宮室分言之者互文以見義也楚室楚丘之室鄭玄云居室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孔云明制有先有後別設其文也縣與斯干皆述先作宗廟後營居室也爾雅釋宮以宮室為一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蓋通而言之其對文則異也曲禮註疏云四面穹隆則宮貯物充實則室樹植也榛栗二木其實榛小栗大皆可供籩實又經頌云有一種榛大小枝葉皆如栗其子形如杼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非榛楛之榛也陸佃云栗味鹹北方之果也有莍蝟自裹圖經云實有房彙若拳中子三五小者如桃李中子惟一二將熟則暴開子出栗房當心一子謂之栗楔治血尤効椅梓屬陸佃云舊說椅即是梓梓即是楸蓋楸之疏理而白色者為梓梓實桐皮非梓之正非梓而外若間焉有倚之意陶隱居稱為椅桐又以白桐為椅桐皆誤桐說文云榮也爾雅云榮桐木以其華而不實冬結似子者

乃是明年之華房故亦謂之華桐也陸璣云有青桐有白桐有赤桐惟白桐宜為琴瑟此即白桐也青桐岡桐皆不可作琴瑟錢氏云按經典單稱桐者多以作琴瑟嶧陽孤桐是也本草註云梓似桐而葉小花紫亦有三種為百木王無子者為楸韻會云今人名膩理者梓麤白者楸陸佃云今呼牡丹謂之華王梓為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羅願云室屋之間有此木則餘材皆不復震十道記云越人多種豫章樹梓即豫章也漆本作桼木名六月刻取滋汁可以髤物本草註云高二三丈皮白葉似椿花似槐子若牛李木心黄今經史通作漆及於也此四木者他日長大伐之可以成琴瑟也陳暘云桐之為木其質則柔其心則虛椅之為木其實則梓其表則桐古之為琴瑟必以桐其唇必以梓則椅桐梓皆琴瑟良材而漆之為物所以固而飾之者也陸佃云言其宮中所植皆能預備禮樂之用語曰一年之計莫如種穀十年之計莫如種

木故文公于初作宮室之時早計如此而立國之規模氣象于此亦可觀矣

升彼虛叶陽韻通旁翻水經註釋文俱作墟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陽韻堂本作唐景山與京叶陽韻居良翻降觀于桑陽韻卜云其吉終焉古本呂祖謙嚴粲本俱作然允臧陽韻

賦也上章已言作宮室矣此章乃追本相土度地之初言之虛說文云大丘也毛傳云漕墟也孔云知為漕墟者以文公自漕而徙楚丘故知升漕墟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按管子大匡篇云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桓公且封之所謂出致于虛者言出于虛地以致其告急之詞命于齊然則虛之為衛地名信矣楚謂楚丘按類說地理書云地形自有魯楚衛晉之名非必屬楚地也傳寅云堂當是今博州堂邑即今東昌府古之東郡王應麟以為博濮二州連境是也景釋詁云大也水經注云河

水分濟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又北逕景山東衛詩所謂景山與京者也又北逕楚丘城西寰宇記云景山在澶州衛南縣東南三里九域志云開德府有景山即今大名府開州地也與商頌景山無涉與地廣志云今拱州楚丘非衛之所遷縣有景山京岡乃後人附會名之人朱子解景謂測景以正方面亦通京高丘也未詳所在先是望楚與堂以審擇兩地之可否及觀景山與京俱近楚丘風氣包裹則建國之謀于是決矣降說文云下也自漕邑之墟而下于楚丘之野既領畧其大勢復細察其土宜也桑蠶所食葉木最宜肥土宜于桑必宜于田故以此驗之劉公瑾云衛詩多言桑蓋衛地跨冀兖二州據楚丘在冀河之東兖州之境則文公所觀所說其桑土之野乎夫升虛而望其高有陵阜可以屏蔽其降觀其下有桑土可以宜民人謀定矣于是從而卜之周禮大卜之職所謂國大遷則貞龜如周原之契洛邑之食皆是也云其吉者言兆云吉吉也允信臧善也卜

既云吉乃建國而居之今其終信善矣如卜所言也即下章民物富盛之意晁錯云古之從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此蓋古之遺法定之方中及公劉所載是也胡僧嘉云山勢勝土脈美神謀從則終焉之善可知此亦創始之時懸斷必然之語不然衛後又遷於帝丘矣此言豈可據哉

靈雨既零 叶先韻靈年翻豐本作霝 命彼倌人 真韻亦叶先韻如延翻 星言夙駕說 音稅鄭玄讀如字云辭說也非豐氏本作稅 于桑田 先韻亦叶真韻他因翻 匪直也人 韻見上 秉心塞淵 先韻亦叶真韻一均翻豐本作淵 騋牝三千 先韻亦叶真韻雖人翻說文引此句作騋牝驪牡賦也上段言城、野宮室至此言其政事蓋人君辨方正位體國經野然後可以施政事也毛萇云神之精明稱靈瑞應圖云降而應物謂之靈雨一

說郝敬云靈靈星蒼龍之宿主田蠶三月見于東方靈雨靈星見而雨也亦通零說文云餘雨也蓋雨將闌之時舊解作落非是倌人說文云小臣也毛云主駕者孔云以命之使駕故知主駕者諸侯之禮亡未聞倌人為何官也星毛傳云雨止星見言語辭也又韓詩云星言星精也未詳夙早也星見而駕所謂戴星而出也說說文云釋也爾雅毛傳俱云舍也因雨零而命駕桑田之野以勞勸耕蠶之人此為國家根本之慮萬民衣食之謀不比粉飾太平苟且目前者匪直猶云不但也人即指農桑之人言秉持也塞克實也淵深也董斯張云衛懿亦是中才不得援剛而塞齊聖廣淵例看塞如不變塞之塞有鬱而不舒斂而不放之意淵如深淵之淵有兢然若臨惕然若隕之意蓋詩人謂熒澤餘燼不絕如綫公能守其儉素戰戰焉若危亡之踵其後衣大布冠大帛其秉心遂佐斂先是戴嬀處州吁之難莊姜送之亦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淵可以類言矣說文云馬七尺

為騋周禮庾人職云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只此三種今單稱騋者舉中言之陳祥道云覲禮月令天子所乘皆言龍衛詩諸侯所畜則言騋是天子乘龍諸侯乘騋也陸佃云凡馬宗廟用龍戎事用駥田事用騋騋田馬也考工記曰國馬之輈深四尺有四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鄭註云國馬高八尺衡高八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也田馬高七尺衡高七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也國馬即種馬所謂龍也又按周禮天子馬六種曰種馬曰戎馬曰齊馬曰道馬曰田馬曰駑馬其制五良一駑邦國馬四種其制三良一駑鄭玄以為無種戎陸佃以為無齊道雖無確據然亦可見專言田馬為舉中之辭也云騋牝者兼言騋馬與牝馬也按周禮凡馬特居四之一所謂特者牡馬也三千舉其數也記云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故及之或以騋牝為馬之善者故爾雅曰騋牝驪牡以牢稱也夫既以牢見稱則三千之咏幾于誇而溢矣愚所不敢又按周禮天子之馬

十有二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四馬為乘一師四圉掌之三乘為阜計一十二匹一趣馬掌之三阜為繫計三十六匹一馭夫掌之六繫為廄計二百一十六匹一僕夫掌之鄭玄謂自乘至廄應乾之策以乾為馬其數九揲蓍用四四四九三十六謂一爻之數純乾六爻故二百一十六也六廄成較較有左右則為十二廄即十二閑也天子之馬六種五良一駑每廄良馬一種二百一十六匹以左右較之數乘之當得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一種三良馬之數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合之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此天子馬之全數也諸侯邦國六閑四良一駑駑數亦三于良分為三閑與良馬三種各一閑每閑皆二百一十六匹以六乘之止于千二百九十六匹考左傳言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以四馬為乘計之三百乘計一千二百匹與六閑之制殊合又左成十八年晉悼公使程鄭為乘馬御六騶屬馬則亦六閑之制也此詩云三

千者蘇轍以為可用者三百乘而其牝牡乃三千嚴粲以為草車不用牝馬令併牝馬數之故為三千林氏則云成周以民牧者如丘甸歲取馬四匹之類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士大夫之家未嘗不自蓄馬如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不過三千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之後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騋牝三千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其他固未及論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之騋牝三千舉官民通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羅願則云左傳稱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蓋馬特居四之一騋牝三千則當有牡一千革車不用牝純用牡馬牡馬一千為車二百五十乘取成數曰三百乘爾數説並存之詩人言文公勤于治國不特注意于農桑之人而已其操心塞實而淵深雖下至騋牝之微莫非其經營之所及故能致蕃育之盛如此嗚呼佚淫偷思于興廢豈不大哉謝

枋得云秉心也實故事事朴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為淺近之計富國強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辨程大昌云凡為人上而存心審當則遇事無不曲至畜牧至末事亦遂賴此心以之孳息故馬亦蕃庶也是蓋莊周履豨之論也豨豕也豕之一身難肥者莫過於蹢也踐踏豕足而見其豐肥則知其通身無有不肥也矣此縣末觀本之論也若直曰此心可以感動予馬則是虛談無實也晉郭展為太僕留心於養生而廄馬克多征吳得以濟事諸尼為太僕箴叙列其事皆推養生而致之於馬即其說有本矣莊子曰百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孔子嘗為乘田而牛羊茁長皆一理也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子貢傳以為魯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申培說同豐熙解云楚丘魯地在今曹縣東南五十里地近徐戎戎數侵魯故僖公築城以備之因為宮

室於其城中其後襄公薨于楚丘即其處也次章堂作唐亦魯地今兖州府魚臺縣有武唐亭在楚丘西南戎之北界故春秋隱桓二公皆盟戎于此景山在曹縣東四十里商湯嘗合諸侯于此京亦山名在己氏縣按豐氏所稱引地理俱非確據故不足信至以春秋書襄公薨于楚宮謂即此楚宮則剌謬之甚者按左襄三十一年公作楚宮穆叔曰泰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夫襄之去僖遠矣宮固襄所自作非舊宮也惟春秋僖二年書春王正月城楚丘而不言城衛或者疑焉以為楚丘固魯也魯自城之耳又有此詩傳為之證佐而騋牝三千亦似與駉篇之咏相合則遂斷以為非衛文之詩愚初亦惑于其論然三傳皆以城楚丘為齊桓公封衛矣呂覽亦云桓公更立邢于夷儀更立衛于楚丘彼去古未遠而

説之相符乃爾且與此詩合亦何可疑之有又左僖十二年傳云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郛懼狄難也此條雖無經而杜注以為為明年春狄侵衛傳則楚丘之為衛楚丘印據更復明甚

采苓晉人諫獻公信讒之詩

出申培説　序云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子貢傳同朱子云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之事可見矣鄒忠胤云史蘇之占曰挾以銜骨且懼有口哉可以攜其入也必甘蓋晉獻之好讒已嘗售于士蔿之譖羣子而女戎猶其最著者公固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無奈其受逞而不知也唐史有云蠱嬖之興常在中主第禍既交則情與愛遷顏辭媚熱則事為私奪狄謀鉗其悟兆哀誓揵于驪初夫如是雖欲弗受安得而弗受

采苓采苓叶真韻離珍翻首陽之巔叶真韻典因翻豊氏本作顛人之為定本作偽下同言苟亦無信叶真韻息鄰翻舍旃舍旃先韻苟亦無然先韻人之為言胡得焉先韻

比也苓通作蘦爾雅云大苦也即甘草解見簡兮篇說文于苓則解曰卷耳于苦則解曰大苦苓也今按卷耳自名苓耳爾雅可據而以大苦為苓則苓之即為蘦確矣又月令有苦菜秀之文亦不得以大苦名苦也孔穎達云首陽之山在河東蒲坂縣南今在山西蒲州東南三十里亦名雷首山又名首山左傳趙宣子田乎首山是也山南曰陽劉公瑾云泛名其山則曰首山主山南而言則又曰首陽巔山頂也苓生于隰故簡兮之詩曰隰有苓今見采苓者問其何從得之而曰得于首陽之巔則其所自來者不足信矣正與下文人之為言胡得焉相照苟且舍置旃之也又鄭玄云旃之言焉也無然之然蒙上文語

也胡得者問其何處得來也凡人言語其為讒與否未可知且勿輕信然則將一槩舍置而付之不問乎亦且不可如此惟當有以察之則無如究其言之何所自來耳輔廣云讒譖之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今雖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則異日或不能不聽矣惟能審察而真有以見其情偽之所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而進矣此止讒之法也嚴粲云考其言何從而得之推其所自來則虛實盡見讒言之得行繇不問其所繇來而遽信之耳漢昭帝悟燕王上書之詐蓋察其書所繇來也張子厚云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試厚之至也蘇轍云事蓋有似而非者獻公好聽讒言不究其實而輙從之申生之死不究其實之故也

采苦采苦廣韻首陽之下叶廣韻後五翻人之為言苟亦無與叶廣韻讀如羽王矩翻舍旃舍旃見前苟亦無然見前人之為言胡

得馬見前比也苦即苦菜也孔云比荼也解見谷風篇陸璣云詩所謂菫荼如飴內則所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苦生于田亦非山中之物今曰得之首陽之下者設辭也與說文云黨與也言不必遽信而與之為黨也

采葑采葑叶東韻敷馮翻首陽之東韻人之為言苟亦無從叶東韻麤叢翻舍旃舍旃見前苟亦無然見前人之為言胡得焉見前比也葑解見谷風篇葑生于圃亦非山中所有此詩三章語意了無分別惟取譬苓苦葑三者異耳詩人託物起義指即在此陸佃云苓甘者苦苦者言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譖焉采苓則因人之所甘而譖之之況也采苦則因人之所苦而譖之之況也葑有時而甘亦有時而苦采葑則又因人之所甘所苦而併譖之之況也又或云譖甘而苦苦讒者之入人必先甘而後苦而葑則甘苦相半所謂采葑采非

毋以下體半以為惡半以為美則讒人之所以嘗
試其君者無所不用矣皆通從說文云相聽也

采苓三章章八句

郝敬云朱子改為聽讒之詩謂未見其果作于獻公時非也事之可據孰有如晉獻公聽讒者乎如是猶謂不信則詩必有年月日時作者姓名乃可

陟岵晉狐偃從公子重耳出亡也

狐偃字子犯狐突之子狐毛之弟公子重耳之舅也亦稱舅犯重耳晉獻公子為狐突之
女狐姬所生後為晉文公按左傳國語記驪姬既譖
殺太子申生又譖重耳與知其君之事重耳奔蒲公
使寺人披伐蒲刺重耳重耳出亡及栢谷卜適齊楚
狐偃曰無卜也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
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
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
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

于翟以觀晉國且以臨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翟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在翟十二年狐偃曰日吾來此也非以翟爲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戾久將底底著滯淫誰能興之盍速行乎遂適齊過衛自衛過曹過宋過鄭遂如楚於是懷公自秦逃歸秦伯召公子於楚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及秦伯納公子將濟河子犯授公子載璧曰臣從君還軫巡于天下怨其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不忍其死請繇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河水沈璧以質此狐偃從晉文公出亡以至

歸國之始未也當文公奔翟時從亡之士僅有五人狐偃與而狐毛不與及文公入秦毛與偃俱在乃不應懷公之召而其父狐突因之以死豈當文公十二年居翟之後周遊列國之時毛以舅氏之親始繼偃而至耶此詩辭旨倥傯當是初奔翟時所作以狐突仍仕晉國而狐毛尚未從行故既瞻望父母而又復有瞻望兄之語耳魏詩即晉詩也其為狐偃所賦復何疑

陟彼岵麌韻兮瞻望父麌韻兮父曰嗟予子紙韻行役夙夜無石經作毋已紙韻上石經豐氏本俱作尚後同慎旃哉猶來無止紙韻賦也爾雅云山多草木曰岵劉熙釋名云岵怙也山有草木人所恃取以為事用也趙順先云山久則草木生之故从古今按父兮生我又無父何怙此孝子所以升岵而切望父之思也父狐偃之父狐突也稱父曰者臨别丁寧之言

也嗟嘆聲歎而告之蘇轍云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行役夙夜無已言既負覊絏從公子以出則當夙興夜寐盡心所事無有休懈所謂義也故毛傳云父尚義狐突謂子之能仕父教之忠正此意也上即行役也嚴粲云上猶赴也謂赴役也如赴官曰上官赴工曰上工七月上入執宮功以縣田野入都邑為上此以縣家居赴道塗為上今俗諺猶云上路也旃毛傳云之也孔穎達云此旃與采苓舍旃之旃皆為足句故訓為之所謂慎旃即蒙上文夙夜無已之意從亡在外採心危慮患深識不可以不慎也猶來子云尚也庶幾擁衛公子歸國無止于外而不返也

陟彼屺紙韻兮瞻望母叶紙韻母鄠翻兮母曰嗟予季寘韻行役夙夜無寐寘韻上慎旃哉猶爾雅注作猷來無棄寘韻爾雅注作弃賦也釋名云山無草木曰屺屺圯也按秦風有紀有堂毛傳云

紀基也孔云集注本作屺定本作紀以下文有堂故以為基謂山基也據此則屺乃山基其勢傾圮因取圮為名升屺而瞻望母者父天母地父尊母卑又子姓遞傳基本于母故以屺為母之比也稱予季者以行者輩屬季故覩下章有兄可見矣無寐嚴云猶今人言醒睡也行役在途存亡戒心故早夜不敢安寢毛傳謂母尚恩是也慎旃亦蒙上文夙夜無寐之意無棄者言無無為公子所遺棄也

陟彼岡陽韻兮瞻望兄叶陽韻虛王翻兮兄曰嗟予弟叶紙韻蕩以翻行役夙夜必偕叶紙韻苟起翻上慎旃哉猶來無死紙韻

賦也釋名云山脊曰岡岡亢也在上之言也故以為兄之比兄偃之兄毛也偕毛傳云俱也囑其必與同行者俱也慎旃亦蒙上文夙夜必偕之意猶來無死欲其能避禍害無死地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朱傳申培說皆以為魏人行役而思其親故作此詩序則云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鄒忠胤云采薇以公義言故曰我行不來陟岵以私情言故曰猶來無止蓋邊戈戍鼓則悽惋悲壯而望雲瞻木則氣結啼枯固詩人之致乎其未及嘆于室之婦嗟潤嗟洵如擊鼓者此則為未娶之季言也唐人弔古戰場文曰蒼蒼烝民誰無父母提攜捧負畏其不壽誰無兄弟如足如手誰無夫婦如賓如友生也何恩殺之何咎其存其歿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悁悁心目寢寐見之嗟乎為人上者覽此其於得已之役亦可以少寢夫徐士彰云孝子思親不言己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己則所以存諸心者蓋切不言己之自慎而言親之欲其慎則所以保其身者益至詳味之藹然有天親慘怛之情焉劉

元城謂其末句自做自怨可以見忠孝之心亦善發詩人之意者也曹粹云先王之世上之所以接下惟恐失其養父母之心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于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于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于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鴇羽之嗟或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離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于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按數說亦近似並録之子貢傳闕文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出序愚按此死者之婦悼亡之詩采詩者録之以志刺獻公名佹諸武公子孔穎達云獻公以莊十八年立僖九年卒案左傳莊二十八年晉伐驪戎閔元年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霍滅魏二年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僖二

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冬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于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又按外傳載獻公田見翟柤之氛歸寢不寐遂伐翟柤曹氏云二十三年之間凡十一戰宜其喪亡者多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獻公嗜殺而不已反禍其子與秦皇漢武略同可不戒哉

葛生蒙豐氏本作冡後同楚語韻亦叶御韻創據翻蘞蔓于野叶語韻余呂翻亦叶御韻常恕翻

予美亡此誰與獨處御韻亦叶語韻敞呂翻

賦也葛草名解見葛覃篇蒙通作冡說文云覆也楚木名解見漢廣篇蘞草名說文云白蘞也本草云一名兔荄作藤生根似天門冬陸璣云蘞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煑以哺牛除熱蔓本草名蔓屬此則借為抽引枝條之義孔云此二句互文葛言生則蘞亦生蘞言蔓則葛亦蔓葛言蒙則蘞亦蒙言葛生

于此延蔓而蒙于楚木蘞亦生于此延蔓而蒙于野中也以次章蘞蔓于域推之域為塋域乃比婦之夫所葬之地地在野中故先云于野此二句寓出塚上荒涼之景宛然在目舊說以為興體云蔓草發此蒙彼以興婦人生于父母當外成于夫家陸佃以為比體云葛生高而蒙楚蘞生卑而蔓于野各繫所遇猶之婦人外成于夫榮瘁隨焉所以一心乎君子語曰嫁雞與之飛嫁狗與之走此之謂也取義皆通愚以第三章角枕錦衾之下亦有予美亡此之文三章一例似當作賦體為正予美鄭玄云我所美之人謂其君子也亡鄭云無也字从入以乚乚者隱也曰此者主閨中而言或以死訓亡謂承上文言葛生蘞蔓之地君子身死于此語意似順然于第三章之文義難通今不從誰與獨處婦人自謂也所美之人既無矣寂寞閨中我其誰與乎但焭然獨處而已後章倣此各以二字為文遞轉而下與易匪冦婚媾句法正同

葛生蒙棘 職韻 蘞蔓

于域職韻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職韻　賦也棘解見凱風篇域毛傳云塋域也變野言域知是賦其所見詩翼云諸葛生蒙棘斂蔓于域宛然荒塚纍纍祭掃悲哀之景息止也

角枕粲翰韻兮錦衾爛翰韻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翰韻　賦也枕卧所以薦首者以角為飾猶梁元帝謝賚枕啓所云重安玳瑁者也司馬相如美人賦云寢具既設服玩珍奇金爐薰香黼帳高垂茵褥重陳角枕横施粲通作燦說文云燦爛明瀞貌衾解見小星篇以錦為之爛光色也范祖禹云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則其嫁未久也蘇轍云物存而夫亡是以感物而思之也按世說云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内眠未起袁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曰袁羊古之遺狂劉孝標亦引小序以見袁以死嘲劉故主不平耳則其為悼亡之詩舊矣郝敬以角枕錦衾為斂襲之具而引周禮

大府之職大喪供角枕儀禮斂用衾為証然上章已有斂蔓于域之文不應先言葬後言斂也獨旦嚴云獨宿至旦也猶王仲宣詩言獨夜也思者苦夜長而難旦長夜漫漫漫何時旦與秋天不肯明之意也一說枕衾粲爛將旦方見其然故云誰與獨旦亦通

夏之日冬之夜叶遇韻元具翻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叶遇韻讀如屨俱遇翻豐本作丘 賦也夏日冬夜非夏但思于日冬但思于夜也但日因夏而永則日之思比夜之數為多夜因冬而永則夜之思比日之數為多以見無時而不思也居鄭玄云墳墓也百歲之後同歸于九泉之居矢無他志義之至情之盡也與前三獨字相應

冬之夜夏之日質韻百歲之後歸于其室質韻 賦也餘夏日而冬夜後餘冬夜而夏日無歲不思沒身焉而已室冢壙也滕公墓銘云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于嗟滕公居此室是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申培說云晉獻公之時國人久于征役室家念之而作是詩朱子亦以為婦人念夫久從征役而作然驗篇中蔹蔓于域及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等語其為悼亡之詩無可疑者

子貢傳闕文

詩經世本古義卷二十三之下